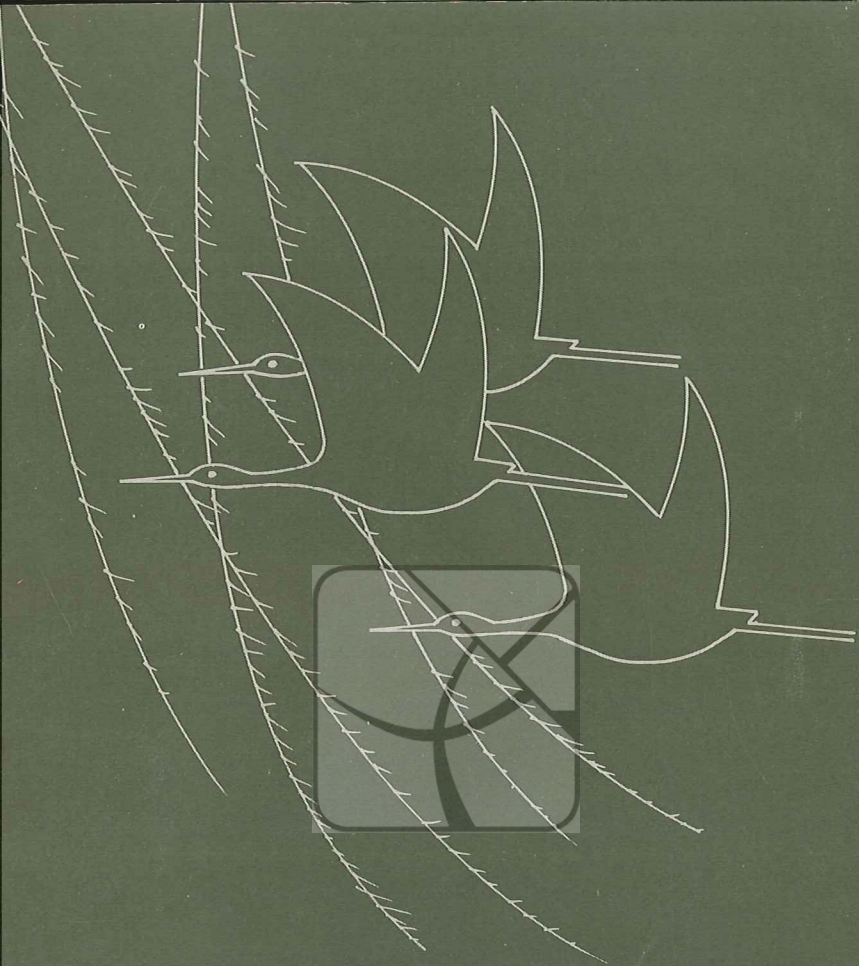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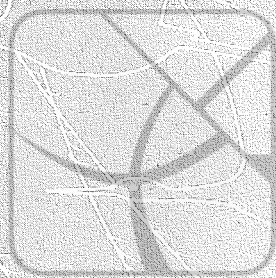




林臻

风下游拾

洪天賜教授捐贈



林絲

风下游拾

目 次

林臻的风和联想(石君)	1
边佳兰散记	1
丁彭去来	10
翡翠带上行	
前记	18
三十一年还故里	20
严寒中的温情	23
花面国的后裔	26
行李“蒙难”	29
环游萨莫西岛	32
通过死亡之路	36
印度洋的一角	39
米南加保文化中心	42
和郁达夫老友一夕谈	47
在咖哩饭之乡	50
“哈罗,万隆”	54
别具一格的烤鱼	57

“两贵”“五多”	59
梦园——梦者为谁	61
不见兰花的孤岛	64
秋游小记	
三分收入	71
精神污染	73
冲出重围	75
辅币的烦恼	77
也是流水作业	80
秋天里的春天	82
日本印象	85
关东游拾	
走进投影里	93
新宿御苑	95
从浅草来	97
樱花树下	100
不知名的街	102
午后古都	104
中华街即景	106
后记	108

林臻的风和联想

石君

早在一九六八年出版《扬尘集》和在一九七二年出版《风下杂笔》的林臻兄，看来是爱风的。扬尘是风的劲力，当时的林臻，年轻气盛，对于尘俗的社会百态，以为必须扬弃，在尘埃飞扬中，走一条新路。而《风下杂笔》是在热潮如涌，汗如雨下时，冷静地写下的篇篇杂感随笔，给自己，也给读者带来阵阵凉快的风。这就是林臻风格。

现在，《风下游拾》又呈现在读者面前了。在这部旅游杂感散文里，“风”又使我们感到它在更广阔的视觉原野上，轻飘激扬。

《边佳兰散记》作者写的是这个小鱼村的海风、椰风、乡村华文小学挣扎求生存，求发展，村民的朴素勤苦和异族的友谊合作之风。踏过五湾而不写鱼，作者的看法，与众不同。

《翡翠带上行》是一系列的印尼游记。林臻写热带寒风和寒风中的英雄风度：那一代文豪郁达夫在日本宪兵的“陪伴”下，脚着木屐、身穿水衫，一去不回的凜然风度；那一位世界伟人在万隆会议时的坚决慈祥风度；印尼人民抗日抗

荷，苏东华侨反法西斯十一烈士的盖世风度。

台湾的兰屿，因出产稀世奇兰而闻名。但在作者的眼里，这个小岛有名而无胜景，它只是个囚禁刑事犯的“开放式牢狱”，它没有兰花美好高雅的风华，它只有荒凉，使人心冷的不只是那严寒天风。《不见兰花的孤岛》，使人回味。

因为业务工作的关系，林臻时常有机会到香港去。对于这东方之珠，林臻通过秋风下市民的饮食、衣著等，表现了它的繁华，但也反映了西风东来，世风日下的精神污染。作为一位文艺爱好者，林臻也关心和本地读者的思想会起重大影响。香港社会，人情薄如纸，但是在秋风里也有春天，作者笔下就出现了那位从事写作三十多年，看法独特细致的舒巷城的纯真热情风度，使作者和读者也在秋意凛凛里，享受了和暖的春风。

《日本印象》里的地下铁，地下城，固然使读者想象到拥挤、充满竞争的社会风气，但林臻也不忘记称赞这个涨风处处的现代文明国里，人们所表现的独特艺术风格，从实用中也力求美感的工商产品。《关东游拾》里作者称赞日本民族在西风吹袭下，还尽力保存自己的地方色彩和民族风格，在读者眼前的古都镰仓，更是洋溢着古文化之风，而中华街所出售的用品食物，也具有难得的东方风味。上野公园除了中国赠送的那对熊猫康康和已去世的兰兰成为国内外游客观赏的焦点外，也映出了在春风下摇曳的樱花，一派绮丽风姿。

林臻的游拾，既有历史地理，民俗风情的考证叙述，更有自然风光、文学艺术的描绘。明显的，作者在游玩前或尽兴而归之后，都曾为旅游而做过一番准备或追究，所以下笔详细有条理，在洋洋洒洒之中，在全面的叙述里，读者也可以根据兴趣，找出适合自己喜欢的点和线，作片段的欣赏。

《丁彭去来》的按时日记事，也许过于冗长，沿途描述过于琐碎，但你难忘文中所描写的彭亨最宏伟的原始森林在大风刮起时，那千军万马的震慑人心的气势！

《翡翠带上行》里那相当多的历史地理考据论述，也许使人觉得有些乏味，不过，作者对印尼道地食品的介绍，使人垂涎；对多峇湖的描写，使人向往。作者在温度低达华氏十度的马达山的夜晚，他说：“壁灶生起了火，熊熊燃烧，……要不是眷恋残生，真想登时投身灶里，以享燃烧的快意。”也许使人觉得这种笔调的消极矫作，然而，我们也会留连在作者描写的马达山硫磺矿泉和难忘登临 Gundaling 时所看到的一幅幅多彩的画。

风格严谨的林臻同时也是风趣的。他在惊险、寒冷、疲惫、梦幻交识中穿过一条毕生难忘的彭亨山路时，还能想象有只吊睛白额虎的出现，回去向老婆绘声绘影的胡吹。他可以从流浮山群蚝的受污染，想到香港市民的精神污染更加严重。他在《冲出重围》这部影片想到香港人为赌、为炒股票炒楼花、为抢渡轮、电车、枱位的“冲劲”。他从缝衣女的流水作业想到香港大作家一面搓麻将一面不停写稿的流水作业。他在东京赶搭地下铁而想到“走警报”的情形，火车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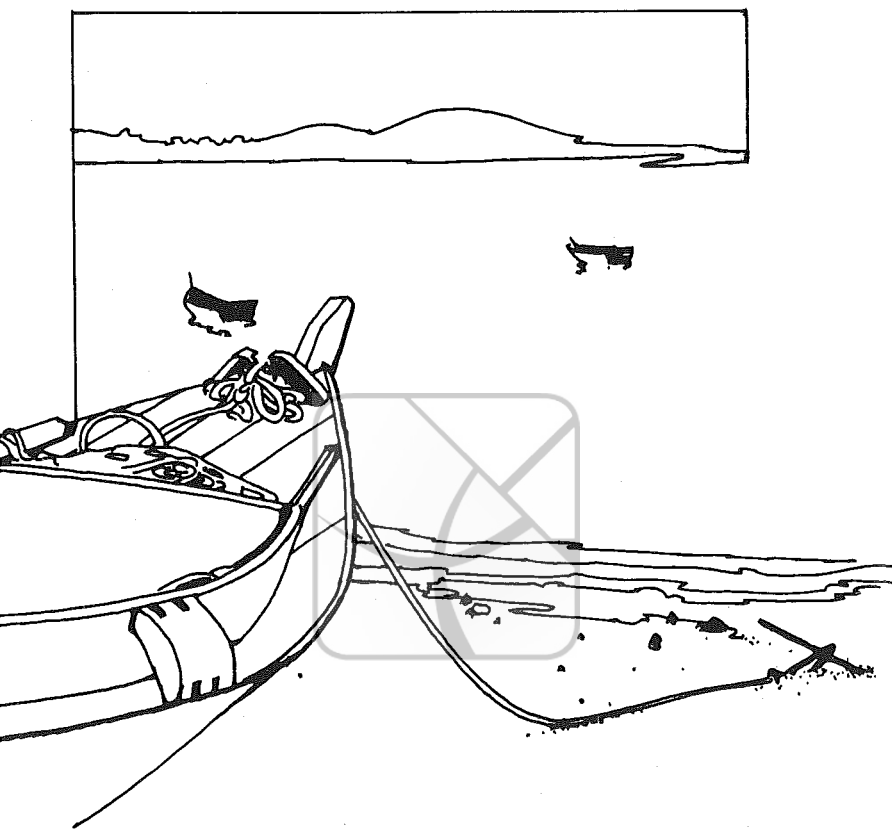
的砂丁鱼，他想起了漫画：地下铁还聘来专人，在月台上力推乘客上车，对相扑斗士的肚皮和摩登女郎的丰臀同样照推不误。从香港一毫（折合新币五分）辅币的大量缺乏而想到升斗小民，小资本生意者的困境，更幽默地想到炒辅币是否也可以象炒楼花股票一样，成为一种“行业”。……

有人以为，一般游记都是走马看花，难以写出当地的真实概况，作者往往会流于主观偏见和浮浅，尽信游记不如不信。但是，我却以为那位当代大哲学家怀海德（A. N.

Whitehead 一八六一——一九四七）的话是值得考虑的：“做旋风般的旅行，然后回去写一本书，解释一切，这是唯一的办法。在这儿住了二十年以上，到现在我还没有梦想去写作一本这样的书。然而，如果我在这儿呆过三个月后写下我对美国的印象，那一定会成为书中之书的！”林臻的《风下游拾》和许多优秀的游记作品一样，具有直接敏锐的观察，坦白诚挚的描写。

当林臻兄早在已故杨守默（杏影）先生的鼓励指导下孜孜不倦地提起笔，面向生活的时候，我还不知爬格子的滋味。如今他竟叫我为他的著作写序，他的诚恳错爱，我只好提笔写了。这部游记还有许多值得欣赏的地方，广大的读者是会比我更有慧眼灵心的。

（一九八〇年二月）



边佳兰散记

(一)

船是缓缓地开动了，一回头工夫，那个小小的“码头”已经落在后头，远了，远了……。

波，在船下激荡。

船经过了一个沙滩，朝向茫茫的大海驶去。海水是蔚蓝的，蔚蓝得那么可爱，不象新加坡河河水，一片浑浊，看了使人感到恶心。到了相当的距离，却又渐渐转入深蓝，澄澄地，厚敦敦地，优美得不由使你想起了柴可夫斯基的D长调弦乐四重奏里那一段民歌。

风不怎样大，海面只掀起了微微的波纹，阳光照在上面闪闪地发亮，真是眩人的眼睛呵！

——海呀，美丽的海！……

船走得真快，虽说海面上没有什么大风，但也不由把海水激起了点点滴滴的水花。我坐在船沿的地方，掀开了船上的布蓬，水花便散落在我的脸上、眼镜上。我的视线模模糊糊的一片，用舌头舐舐嘴唇，咸咸的。

全船除了我们五个人外，还有三个客人。一个是老板模样的；一个是“店仔”模样的吉宁人；另一个是二十多岁的

青年。他们都沉默着，象在思想着一些什么。只有我们这五个外来的“客人”，嘻嘻哈哈，高声地谈笑，这个小小的船舱似乎成了我们的天下。

五个人都没有戴手表，不知道时间过得有多快，但从普通的日晷常识中，知道大概是将近十一时了。阳光照在水花散落的脸上，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舒服。

波，在船下激荡。

船终于在一个小“码头”靠岸了。上了岸来，先到附近的那个“卡斯登”(Custom)检查。检查员两对狼狗般的眼睛不停地在我们的包裹和身上打转，带着怀疑的口吻询问了几个问题。之后，我们便离开那里。

一个马来德士车夫即刻迎了上来。

“到那里去？”

“五弯。”

“一个人两块。”

这里没有巴士，岛上市民的交通除了依靠脚车外，便只有靠德士了。德士无形中成为巴士，而它的价格也规定了下来。“一个人两块”，据朋友告诉我们，这是相当公宜的；但我们还是装不懂和他讲价，到头来我们得到胜利：本来要十块的，减到九块。“一块钱给你们喝咖啡啦。”他堆着笑脸，说道。

上了车，车就在曲曲折折，高高低低的红土路上奔驰了。

路的确糟透了，不远一个窟窿，不远一个窟窿，车奔驰在上面，真象一粒泵足了气的皮球般蹦蹦跳跳。五个人挤在

一辆小车里本来就难受，再加上这么左一倾，右一斜，上上下下，颠颠荡荡，简直是在“受罪”！不过，四周那一片不断更换的景色，多多少少调剂了精神上 and 肉体上的苦闷。

沿着路旁，尽是一片广袤的椰林和胶林。右面滨大海，左面是山岭和平地。所谓山，看模样只不过是三四百呎；山上的林木，早被人们摧残了，成为光秃秃的一个怪样子，看了真令人作呕。

“过去，在这里打得很厉害。”车夫一下子便和我们聊上了。

“呵？这里有那——那些……”

他笑笑，点点头。接着又告诉我们一些关于这一类的事情。“近来平静些了，他们没甚么出来……听说退到后面的山林里去了。”

“有打死过么？”

“没有。”

.....

车转了一个弯。一条小路横穿过去。

“这是头弯。”

沿路车夫又指指点点，告诉我们：“大弯”、“二弯”、“三弯”、“四弯”。也许是由于我们的来访过于“突然”吧，每经过一间屋子，人们总带着好奇的眼光，向我们观看；而孩子们更对我们拍掌，欢呼。从这些“不自然”的举动中，我们很清楚的理解，访问这个岛屿的人是多么的稀少。

从四弯到五弯这段路途，在我们的感觉上是比较长些，

并且车简直就是打“野战”：一忽儿“突破”了荆草的“包围”，却又“杀”进了椰林的“八卦阵”中——东一转，西一弯，弯弯转转，转转弯弯……真要佩服车夫驾轻就熟的安稳自在了。

将近正午时候，我们到达了林和廖执教的学校门口。

刚好是下课，学生们大多回家吃饭去了，只留下一小部分还在校园里玩耍。

林被我们呼唤出来。一看到我们，他先是一阵惊奇，后禁不住的高兴，紧紧地握住我们的手，把我们引进校内，我们又和廖相见了；大家都是老同学，便没有拘束的谈起了别后的一些事情来。

下午，林和廖还有两节课。我们坐了大半天的车和船，也感到累；于是便趁林和廖上课的时候，歇息歇息，顺便也瞭解一下这间学校的情况。

这间学校并不大，中间一座校舍，分为左右两间教室，两间教室隔开的一小块方形地上，摆上一个讲台，就算是“礼堂”；教室的后方，由一段走廊连起另一座长形的屋舍，那里分隔开几间房间，一间是教师宿室，一间是办公室，另一间拉拉杂杂堆着些旧东西。包围着校舍，是校园；满地尽是灰白的沙砾，间或掘开一些地，种些花呀，树呀，倒也有一番风味。

从墙壁上悬着的表格和统计表之类的东西，我们知道这是一间完全“自治”的学校：打钟、扫地、甚至洗刷厕所等等，一概由学生分工合作。学生十九出身于劳苦阶层（廖告

诉我们，他们的父母大多数从事捕鱼及畜牧），这些极其微小的生活细节，正是表现出了他们本质中的真实和善良。

林、廖下课时，天色尚早。林便提议到六弯的海边去游泳，这当然是每个人所渴望的；潦潦草草整理了包裹，大家便开始动身。

这段路程约摸有一哩长。从“篱笆外”（学校所在地）走进“篱笆内”之后，土地尽是红色的，河水流向的大海边沿，更是鲜红的一片。

这一个彩色的世界即刻引起了大家的兴趣。

“再过去些，有一座山，叫做红土山，”林向我们解释道：“山上的红土都是钱。”

我们似乎摸不着头脑——难道这些红土中埋藏着什么财宝么？

林接着说下去：

“这些红土是马来亚的财富，里面含有极丰富的镁，把这些送到厂里提炼，便是纯洁的镁了。”

正说时，我们经过红土山，山并不高；顶端铲得平平，中心（我想）已经掘成一个没有水的湖沼。我提议跑上去看看，但林却说那里不过是一些工人在工作，并没有什么好看头的。

我们继续我们的行程，一边谈着红土山的事情。

“谁是老板呢？”

“高××。”

——呵，马来亚母亲呵，你的财富难道就是这样……母

亲呵！……

海的波在我们眼前闪亮了。……

(二)

我们回到学校里来，听到一些学生在办公室里边弹琴边唱歌，他们唱着《歌唱马来亚》，声调是那么清朗：

歌唱马来亚咱们的家乡，
胶林锡矿椰风胶雨壮丽的山河；
人人都爱妳，人人都爱妳，
劳动人民流尽血汗都是为了妳……

他们的年纪还小，有些甚至还是那样羞涩怕见陌生人，可是，在他们歌声中潜在的那股热爱土地的感情，却是那么深邃——在深邃中，闪烁着一点亮光，那是能，是力……那是不久的将来，创造新的马来亚的智慧底火！

“是你们教他们唱的吧？”我们问林。

林点点头，说：

“没办法呵，只有两个人教，甚么科目也得来。”

接着，他又告诉我们一些这间学校的事情。从这些琐碎的事情当中，我们看到伟大的精神和优秀的品质：董事们为了民族教育，每个月不惜自己掏荷包拿出钱来补贴学校经费的不足；教师们克苦耐劳，不憚寂寞地工作；学生们用功、勤劳、听话。在这三位一体的联系下，学校渐渐有了进展。

“过去，有一个时期，学校似乎要倒闭了！”林告诉我

们：“那时候，那个校长一人兼两人的工作，把两班拼合成一班，胡作妄为，骂学生，打学生，吓得学生不敢来上课，家长也不敢再把儿女送来学校；整间学校，只剩下二十多个学生。……后来，那个校长终于知趣跑了，再请到了一对夫妇，男的当校长，女的当教员，两人教书还不坏；于是，学生这才增加起来。”

林和廖是继承那两位先生的遗缺的。林向我们这样解释道：“去年底的某一天，校长夫妇回去新加坡，在路上被一辆大卡车撞倒。结果，校长死了，校长夫人也受了重伤。那时，距离开学已经很近，学校当局四处找人，我从老师那里听到这个消息，兴奋极了（因为那时，林告诉我们他正为寻找工作碰得焦头烂额），也顾不得路途遥远，还有什么寂寞呀不寂寞，便把这份工作应承下来；今年初开学，便和廖一起上任了。”

我们又谈起这里的生活，这里的学校情况，各民族间的关系……。

夜幕渐渐落下来。

（三）

柔和、寂静、带着大自然底神秘的幽韵的，是边佳兰底夜。天上是闪烁的星眼，地上是明昧不定的灯火。偶而传来阵阵断续的狗吠，和远方一起一落的海韵交相呼应。

过去，在这时候，是枪战最激烈的时候，子弹会没头没脑的射了过来，射穿了墙壁，射穿了桌椅。但现在，一切激

烈都已成为过去，我们放心的燃起大光灯来，大家围坐在一起，玩纸牌，聊天；林更煮了一大锅米粉，大家吃个饱。

每个人都似乎有一种异样的兴奋。虽然身体终于躺倒在“床”——实际上这是两张排列起来的课桌——上，眼睛还是亮着的；心，似乎已被外边的大自然的幽韵勾引了去。

模模糊糊闭上眼，当再张开眼的时候，已经是“鸡鸣早看天”了——一道辉亮的阳光射进屋里来。

用了早点，我便提议去采生椰子吃。

椰子是到处有的，但大半都非常老，不好吃。最后，几个学生（那天恰是假日）引我们到一个马来人的园地里，那里有几株不很高的椰树，生着累累半生和生的椰子；林即刻自告奋勇攀上去，摇摇撼撼，到底是“书生本色”，一粒椰子也没弄到手，而倒把怒气冲冲的马来老人从屋子里唤了出来。

我们向他说明了是来买椰子的，他才软和下来，噜哩噜苏怪我们不先通知他。之后，便打从屋子里拿出条竹竿来，只往椰树上撑了些时候，椰子便接二连三的掉下来。

我们选了五粒较好的，还他钱，他却不收；一推一让，最后还是在半送半买下收下钱。

“刚才那么凶的，现在连钱也不要，哈哈，真好笑。”一个小学生，抱着一粒椰子，边笑边说道。

这惹得大家也感到好笑，而我却由这件小小的事情萌出这么一个小感想：民族与民族间的关系本来就是纯洁的，一切“大不了”的误解和成见，甚至仇恨，都可以在真诚、坦

白、和平的情况下解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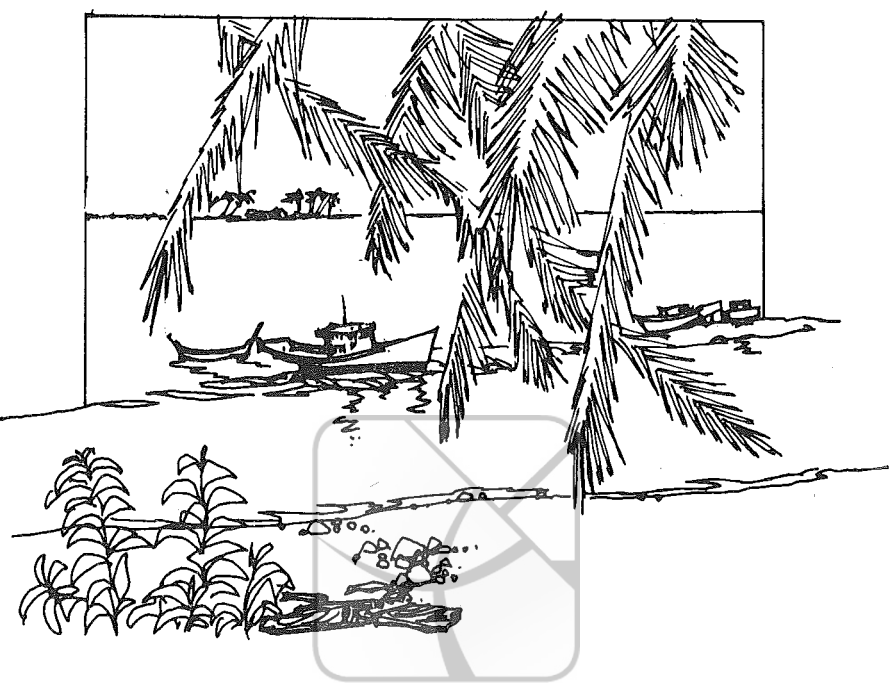
回到学校里，把椰子剖开，肉刮出来，水倒出来，五粒椰子竟有半大锅！大家在新加坡时，很少有机会尝到这种美味的东西，这阵子都吃得津津有味。

这该是边佳兰对我们的饯行。因为午时我们便道别边佳兰了。

船把我们载回了心爱的英雄底城。

（一九五六年）





丁彭去来

公司联行在丁加奴合资创设的一家棕油提炼厂择期开幕，我们都欣然报名前往观礼。前往的目的还有两点：一是亲自一睹棕油的提炼情形与油棕园的面貌，一是乘此难得的机会到梦寐以求的马来亚东海岸去跑跑、看看。

十月三日早晨，在公司集合后，一行二十人同乘一辆小型巴士启程北上。天气温暖，晴空无际。除了少数几个视旅行为苦事者外，解脱了日常俗务的羁绊，耳中不再回响着电话铃、打字机、讨价还价交织成一片的吵声，多数的人都感到身心为之一快。一路上笑声盈耳，话声不辍。

在新山关口停下检查护照及行李后，巴士朝向东北方奔驰。过了以瀑布闻名的哥打丁宜，起初还可看到零零落落的浮脚楼，越奔越远，后来见到的只是两旁青葱、茂盛、高耸入云的原始森林，以及偶而一条小河横穿而过。与西海岸比起来，东海岸的公路狭窄得多，而且路面崎岖不平。通往丰盛港的路程，有几段起伏如波浪，但也相当直，相当长；一眼望去，极目之处几与天际衔接。可惜自己不是一个画家，要不然一条狭长、笔直、向前起伏伸展的道路，夹在青葱、

茂盛、高耸入云的原始森林之间，而顶端则是一片蔚蓝的晴空，一株蓀状的树独立空际，应是多么气势万千的画！忽然又联想到唐人的诗句“大道直如发，无如上青天”，觉得也只有那样宏伟的国度，才有那样宏伟的道路。

十二时四十五分，抵达丰盛港。这个著名的渔港，繁忙的时刻已过，只有路旁的几户人家还在门前晾晒鱼干。市场的商店也是冷清清的，顾客难见一个；咖啡店里也只有三几个神态悠闲的茶客。我们的到来，顿使整个市场热闹起来。坐了半天的车，大家又饥又渴，在咖啡店里坐了下来，忙得几位姑娘团团转：送茶水、开台位、烧饭煮菜。祭过了肚神，不及浏览一下丰盛港的面貌，又忙着上车赶路。

从丰盛港到关丹，二百九十五哩的路程，一共费去四个半钟头。要是不受三个渡轮耽误，恐怕至少可以提早一个钟头抵达关丹。三个渡轮的规模同样原始，同样小：一个大约五百方呎的木筏，容下一辆罗里或巴士，至多只能再容下一辆轿车，比诸西海岸那种一趟可以容下几辆乃至十几辆大小车辆的渡轮，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不过好处也不是没有，就是西海岸的渡轮都要收费，东海岸的渡轮则免费服务，就是不保任何损失（渡头的布告明白声明）。规模虽同，结构却略有差异：兴楼的渡轮以摩多推进，萨泊（Sabak）与墨中（Merchong）的渡轮却以钢缆牵引。

抵达彭亨首府关丹，已是傍晚六时二十五分。沉沉的夜幕开始降落在这个风儿带有一股咸鱼味道的市镇。我们下榻在背面临海，正面向街的彭亨旅店。冲过了凉，抖落了一身

的困倦，赶到舟山旅店出席公司所设的宴会。出席宴会的，还有各地分行的同事与来宾：已见面的，素未谋面的，数达百人，济济一堂。宴会结束，走出旅店，大雨刚歇，满地湿漉漉的一片。

回到下榻的旅店，已是十时三十分。几家咖啡店里还坐着几个茶客，两旁的商店则已关上大门。路灯在微风细雨中发出凄迷的光；行人不多，车辆也很少。毫无睡意，又觉得辜负了宝贵的时光实在可惜，于是便和老吴走下楼，到左邻的巴杀去。微风拂拂，细雨霏霏，吹在身上，落在脸上，寒意中夹着一股异样的感触。巴杀里的摊位多已关闭，剩下两三摊也正准备关门。低下头走进一档的屋檐，昏暗的煤油灯光的摇曳中，三个马来妇女正在闲谈，一个躺在摊位上的年迈马来男人，看见我们到来，赶忙欠身起来。小小的摊位里，吊着，摆着满是虾饼、鱼饼、草篮、咸鱼，以及一筒筒的椰糖与黑色的马来糕，一不小心，可能就把它们碰跌下来。摊主以口音浑重的马来话回答我们的询问，我们一知半解，购下一个草制书包及一筒椰糖。再到隔壁的一家售卖工艺品的小店，所有的东西新加坡大多可以买到，而价格也是没有多大便宜；我们拿起一把雕刻较为精美的马来短剑询问，店主的开价是七块半，我们只好掉头而去。走过熟食摊，几个马来青年正在里面畅声谈笑，收音机则在播送疯狂的西方音乐，击碎了寂静的滨海之夜。

寒意渐浓，街上的行人已绝迹。脚步落在潮湿的路面，哒哒可闻。还是回到旅店去吧！

在房间里，掀开对海的窗叶往下一看，漆黑的海面上，停着两艘木船，船上的汽灯摇曳不定，人声喧嚣，随风飘来，渔夫们大概在捕捉墨鱼吧？

半夜醒来，还依稀听到从海面传来的话声。

第二天清晨五时半，收拾好行李，与老吴到街上踟蹰。夜气未消，路灯仍在发出凄迷的光。街上没有行人，也没有车辆，只有一两只野狗在踟蹰、寻食。两旁商店的门关得好紧，人们似乎好梦方酣。咖啡店开门不久，里面飘出一股肉骨茶的香味。进去要了一杯咖啡，浓郁的咖啡使到精神为之一振。老板告知：这里的商店每天要到早上七时许才开门营业，星期天则更迟，甚至完全停止营业。想起新加坡每天天方发亮，街上已是一片熙往攘来，实有莫大的区别。其中原因，或是大都会的生活竞争较为剧烈吧？

离开咖啡店，走向海岸。岸边已经相当热闹：渔夫们正忙碌地从渔船卸起一篓篓的鲜鱼，岸上围着一一些观看热闹的马来青年；鱼贩们则把鲜鱼倒在摊位上或地面上，现场发售。鱼儿主要是“西刀”及“甘蒙”两种，都很肥美：一条“西刀”至少长两呎，重三四斤；一条“甘蒙”至少长半呎，重半斤。在海岸上，我们还看到躺着一条长达六呎的鲨鱼，肚子已被剖开，静静地等候“命运”的安排。

关丹以出产咸鱼名闻遐迩。来此以前，家人即再三叮嘱：带几条关丹咸鱼回来。为此，我们便趁着仅有的一点闲暇，到咸鱼店去选购咸鱼。店里摆满各种不同的咸鱼，以斤计算：“红糟”咸鱼每斤块三，“西刀”咸鱼每斤块半，结

果我们每人买了两条“红糟”咸鱼，花去四块多。每条咸鱼几乎都有蠕蠕爬行的虫，尤其头部一处聚集更多。卖咸鱼的小孩告诉我们：咸鱼生虫是必然的事，回去只要晒晒太阳，虫就自然地消失（回到新加坡后，听到一位同事说起檳城著名的每斤十几块的丹朥咸鱼，就是先让咸鱼生虫，将肉蛀腐，然后才加工制造，所以吃起来肉质稀松，格外爽口，心中的畏意才为之释然）。

七时三十五分，用过了早点，启程前往棕油提炼厂。从关丹到提炼厂的所在地巴东古布，约有五十哩路程。除了广袤的原始森林，一路上还看见一片片青葱的水稻田，其规模似与马六甲近郊的不相上下。巴士在甘马挽停下来，我们乘机走下，伸一伸坐得酸麻的腰背。甘马挽是一个只有几条街的小镇，象东海岸的其他市镇一样，华人占了绝大部份。远在公元十一世纪以前，这个小镇，还有吉兰丹的哥打峇鲁、彭亨的北根，可能就是与中国商贾进行贸易的几个所在地。当然，当时与中国商贾进行贸易的所在地也可能都已陆沉，或者已为丛林湮没，须待后人根据史籍中的一鳞半爪进行发掘，有如安哥窟的发掘一样①。

从巴东古布的大路，还须经过一条九哩长的崎岖不平的黄泥路才可抵达棕油提炼厂。驶进黄泥路，眼前展开的另是一种景色：已经长成的油棕树，一行行排得好不壮观；将近抵达提炼厂的几个山头，更是一片无际的油棕树。据说这些只是发展中的第一及第二阶段，面积将近一万四千亩；等到全部发展完成时，面积总共可达三万三千五百亩。想不到这

种一八七五年当作点缀品种植在新加坡“皇家公园”的东西，九十五年后竟然凌驾铁苗而成为仅次于树胶、锡米与木材的马来亚主要经济资源之一②，每年（由一九六五年至七〇年）的输出收入以亿元计算，弥补了树胶及铁矿两方面招致的损失，并且为千千万万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抵达提炼厂时，各地前来观礼的人已经到了不少。我们没有机会见到其他棕油提炼厂，不知它们的规模如何；不过据说这个耗资七百五十万元的提炼厂，如以个别单位而言，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家，当全面投入生产时，每小时可以提炼棕油八十公吨。

开幕典礼延迟一个钟头才举行。结束时已是中午十二时许。大家又饥，又渴，又急着赶路，以致错过了参观棕油提炼的过程及油棕园的大好机会。先到厂方自设的学校喝水解渴，然后赶回关丹用膳。由关丹启程向西直奔吉隆坡，已是下午四时零五分。

除了面积及河流的长度冠于全岛各州所有外，彭亨还有全马最宏伟的原始森林。离开了关丹，沿途所见几乎尽是深邃、茂盛、高耸入云的大森林，浩浩荡荡，绵延无尽。大风刮起时，那种千军万马远不如的磅礴气势，应是如何的震慑人心！来自大都会的人，面对着这种景色，不免感到自己平日生活的天地实在太过渺小，太过侷促。森林之间，偶然出现一个大湖，绿澄澄的湖水直逼林脚，水面映出林影簇簇，衬以一个蔚蓝的天；湖边的岩石上站着一两个人，正在聚精会神垂钓。

座落于森林之间的几个小市镇，以淡马鲁规模最大：这可能是由于位临彭亨河，运送木桐格外便利所致。不论是淡马鲁，还是马兰，文德甲，卡叻，居民绝大多数也是华人。想起他们当初在森林中辟出一个天地的坚苦精神，心中钦佩无比。

渡过了浑黄，浩瀚，具有原始气息的彭亨河，不久来到文德甲。在一家咖啡店前停了下来，大家进去喝茶，歇息。继续启程的时候，夜幕已经沉沉地降落下来。起初还依稀可以见到前头的林木与道路，渐渐地再难分辨东西，所见的尽是漆黑的一片。巴士旋开大灯，灯光也只达到前头一、二十码之遥。道路狭得只容两辆巴士擦身而过，而且曲曲折折，险象丛生。尤其是越过文冬岭的一段，蛇行之后，突然接连几个三百六十度的大回旋，而对面却是一辆又一辆庞大的“峇叻”（木桐）车迎面冲来，手心可真捏了一把冷汗，倦意霍然全消。要是巴士一时控制不住，直冲下去就是万仞深谷：那时节，恐怕一把老骨头也拣不回来。寒风带着萧煞的夜气，骨子似乎也为之凜然。车里什么人谈起森林里的老虎，夜间来到路上躺着歇息，车灯照在它的眼睛，森森发亮。心中不由期望前头也出现一只老虎，吊眼金睛，张开血盆大口大吼一声，回家之后好向老婆绘声绘影胡吹一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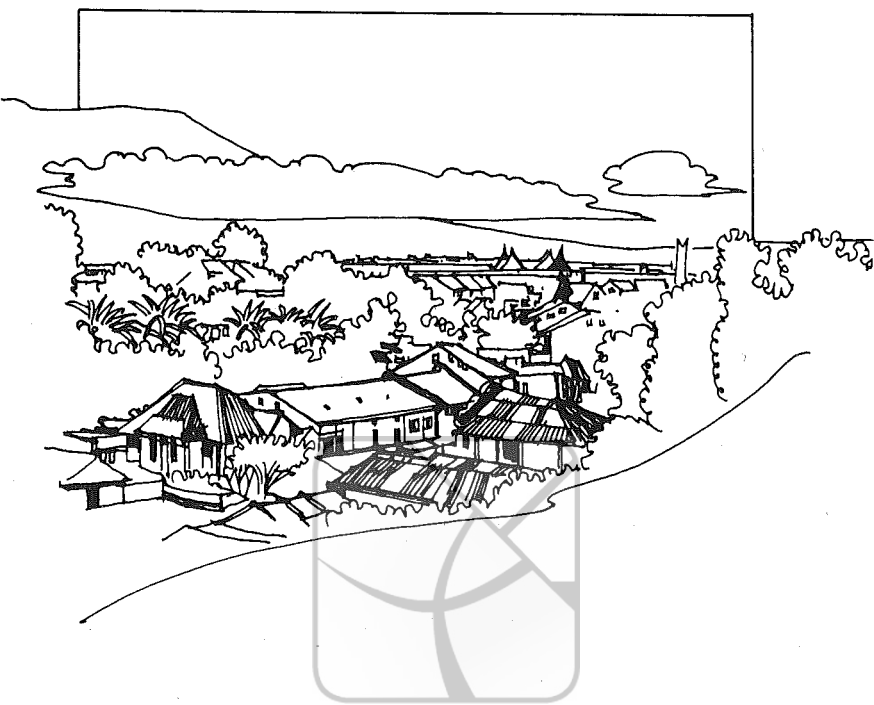
惊险、寒冷、疲惫、梦幻交织之中，我们穿过了一条毕生难忘的道路。但是以后只要还有机会，我要重来一趟：在风和日丽的白天，看清文冬岭的真面目。

晚上九时二十分，安然抵达吉隆坡。五光十色的霓虹

灯，正向我们眨着诱惑的眼。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三日)

- ①：自南宋以还，中国的几部史籍都曾提到吉、丁、彭三州。吉兰丹《诸蕃志》、《岛夷志略》及《武备志航海图》均作吉兰丹，《明史》作急兰丹，《海国闻见录》作吉连丹，《海录》作吉兰丹，丁加奴《诸蕃志》作登牙侏，《岛夷志略》作丁家庐，《武备志航海图》作丁加下路，《明史》作丁机宜，《海国闻见录》作丁葛叻，《海录》作丁咖罗，彭亨《诸蕃志》作蓬丰，《岛夷志略》作彭坑，《武备志航海图》作彭抗，《明史》作彭亨，《海录》作邦项。
- ②：一八七五年，油棕树由西非传至新加坡，种植在“皇家公园”作为点缀。一九一七年，瓜拉雪兰莪天南马兰园开始以营利目的种植油棕树。一九二六年，油棕树种植业开始蓬勃发展。种植的区域起初只限柔佛、霹雳及雪兰莪三州，后来发展到彭亨及丁加奴。预料截至一九七〇年杪，全马将有五十万亩的油棕园。



翡翠帶上行

前记

山河莽莽蔽云林，幽径逶迤万古情。

休叹瘴烟蛇鼠窜，粉红黛绿画中行。

翻开地图，印度尼西亚横亘于南中国海，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岛屿棋布，疆域辽远。要是你从苏北的棉兰乘飞机到苏西的巴东，再从巴东到西爪的椰加达，再从椰加达到爪哇以东的巴里岛，俯首下望，透过烟一般的云层，你可看到在碧波万顷之间，不时浮现翠绿片片。过去有人将它比喻为一条翡翠的带子，如果针对的只是它的外形，并不为过。

整年在大城市里生活，每天尽是看到高楼大厦、熙攘的人潮和车辆，尽是听到各种各样机械的喧嚣，一些朋友都想暂时摆脱尘烦，到大自然中去松弛一下几近麻痹的身心。而且大自然必须是浑然天成的，而不是经过人工刻意经营一番的。于是自然而然的又想起印尼来，尽管本身体验过，或者不时听到过关于它的什么什么的，大家还是觉得值得试一试。爪哇和巴里岛前年已经环游一周，这次不再重复，决定环游地广人稀、旅客鲜到的苏门答腊。

起初定下的行程是：由新加坡乘飞机到椰加达，然后由

椰加达改乘巴士越过巽他海峡，抵达南榜后再一路上巨港、占卑、巴东、武吉丁宜、巴耶公务、实武牙、马达山、多峇湖，而以棉兰为终站；再由棉兰乘飞机回新加坡。后来负责安排整个行程的印尼朋友认为：一来两个星期的时间不足以完成，二来巴东南下一些路段很不好走，旅途相当辛苦；建议缩短行程，而且分为苏岛、爪哇两部进行，起点和终点也倒转过来，就是乘飞机先到棉兰，再乘巴士上到巴东，然后乘飞机到椰加达，改乘巴士到万隆后再回来椰加达，乘飞机回新加坡，但行程仍以苏岛为主。各地停留的时间预计：棉兰两天一夜，马达山、不拉拔各两天两夜，武吉丁宜两天三夜，实武牙、巴东、椰加达、万隆、本哲各一天一夜。

在苏、爪各地热情朋友费时一个多月的筹划之下，我们一行二十二人终于农历除夕及初一早晨，分为两批启程。

三十一年还故里

我们四个人属第二批，于二月十八日上午九点四十五分（当地时间，比新加坡迟三十分钟）飞抵棉兰机场。怀着忐忑的心情，踏入检查站。除了某兄之外，我们三人都安然通过——当然这得拜在机场外等候我们的亲友从旁“搞掂”之赐。某兄带了几本华文的医药、太极拳及学习日语的书籍，几遭没收，但结果通神之物对人一样奏效，脸露得色步出检查站。

先到旅店与较早一天抵达的友人相见。约好第二天在马达山会合的地点，他们开始登车前往马达山。我们的车子拐过一条又一条狭窄，不平的马路，穿过东闯西撞的电动三轮车、脚踏车、单电车、巴士、汽车，朝向亲人的家驶去。

三十一年还故里，又喜又奇心潮急。在这块土地上，我曾伏在母亲的背上，跳进高不可攀的深沟，跌在垂死的人体，以逃避二十八架日本军机的轰炸；在这块土地上，我曾度过六个童话中的年华。我梦寐以思的童年伙伴，路旁粗壮高大的“亚参”树，轻飘入云霄的风筝，一声划破午后的静谧的儿童欢呼，马蹄哒哒的静夜……如今似乎已如满街的烟

尘涌滚，翻腾，消散。横冲直闯，汽笛尖啸的各种车辆，车轮辗过泥浆、窟窿时的跳动，令人的神经绷得好紧，但不致于断折，因此很快就从往日的旧梦中醒转过来。

日里河流经我们的住所的右边：浑浊的浆水，一些妇女河边洗衣，其中一个则掀起沙龙，屁股半浸在水里大便，不远处一群孩子脱得赤条条，在水里玩得好不开心。二十年前，诗人冯孜肃曾写过诗篇，感叹他的日里河“老了”；如今诗人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老了”的日里河似乎仍旧日夜带着粪便、垃圾、泥浆，默默而流。

棉兰是苏北省的首府，人口众多，建设及商业比较发达，但不是我们此行的重点，只打算稍事停留就走。较早到来的朋友也只到过亚齐华侨移置村、勿老湾几个地方看看。我们则忙于拜会亲友，只在第二天上午到巴刹和街场买了一些蛇皮果，“马奇沙”和几件峇迪衣裙。

新春佳节，华人家家户户喜气腾腾，具备各种美点，款待访客。我们每到一处，总是大快朵颐。棉兰的华人，很多都是烹饪或制作糕饼的好手，而对自己的作品的水平要求很高，我们尝到的 Kueh Lapis，计达二十六层，不象新加坡的最多不出十层，香甜久留齿缝（据说用香料五种，而且质好量足）。绿豆糕、Kueh Bankit 以纯正的绿豆粉（Hoon Kueh）为主料，又香又酥，入口即化，不留残渣。与鸡蛋卷同属一类的鸡蛋饼，椰浆下得够，格外爽口。以黑糯米、酒饼酿制而成的 Tapei，香气醉人，甜味自然。菜肴多以新鲜的椰油烩制，另有一番滋味。我最欣赏的还是以嫩玉蜀

黍、 Buah Linjao 、长豆几样煮成的亚参汤，连下两碗，
犹感不足。

可惜时间有限，前路迢迢，我们只好在享用了一顿丰富的午餐后，抹抹咀吧，与亲人告别。



严寒中的温情

由棉兰到马达山，六十八公里，车行近两个钟头。榴槤季节虽然早已过去，沿途还是不时见到一亭又一亭的榴槤档。

我们下榻的旅店，其实是一座独立式洋楼。座落于山坡上，右边一片草地，鲜花争嫣。距离马达山市场约有五、六公里。我们抵达那里时，其他旅伴还在硫磺池中载浮载沉。鲜美丰腴的蔬菜散乱桌上，可见他们听到硫磺池的迫不及待的心情。

动身前往马达山之峰昆娜玲（Gundaling）。站在上面极目四望，群山环绕，其中诗巴乍火山（Gundaling Sibajak）还在冒出袅袅的烟雾。脚下则是松柏、鲜花、田野、房屋……组成的一幅又一幅的胶彩画，缤纷多姿，分外妖娆。

一些摊档开在路旁，主事的多数是妇女，所卖则以当地的名产如蛇皮果，“马奇沙”，青柿，“阿波卡”、柚、蕃薯等为主。十几二十匹马由马主牵引，吸引了好些小孩子和年轻人，竞相跨了上去，任由马主牵引，绕山一匝。

我们在咖啡档坐下来，一面望着络绎到来的游人和兴高

采烈的“骑士”，一面啃着又香又热，又甜又嫩的烤玉蜀黍。背后的地上就是烤玉蜀黍的小档，三位马达妇女分别进行剥皮、烘烤、沾盐水的工作。蓬头垢脸，工具黑污，但烧焦的玉蜀黍散发出来的扑鼻香气，使你不得不在她们面前停下来，丢下一百盾，拿起四只玉蜀黍，不怕烫伤，急往咀里塞。连下三只，我又尝到了我童年的美味。

转下来马达山市，一排店屋出现道旁。店前满是顾客，指指点点，好不热闹。挤身进去，店里卖的也是当地的名产，但数量和品种比昆娜玲还要多。红里带黄的蕃茄，大过拳头，连枝带叶的红萝卜，又红又嫩；碟子一般的黄雏菊，碗口一般的红玫瑰，艳光照人；还有青皮的柚子、“马奇沙”、包菜、稻草制的手袋、帽子……令人目不暇给。

在人丛中，想不到与刚由硫磺池下来的旅伴会见了。

马达山拔海一千四百多公尺，气候严寒。中、下午还暖和一些，入夜以后，寒意逐渐凛冽，穿上两、三层衣裤，再加上一条绒毛衣，还是禁不住簌簌发抖。早到一天的旅伴说，是晚更寒冷，温度低达华氏十度，呵气成雾；旅店管理人说是马达山近几十年来最寒冷的一晚。

旅店没有热水设备，因此尽管浑身尘土，也没有一个人胆敢以身试“水”。

壁灶生起了火，熊熊燃烧，涌泉穴还是冰柱直升。双手伸进灶里，上下牙齿则在喀喀打架。要不是眷恋残生，真想登时投身灶里，以享燃烧的快意。

棉兰和马达山的朋友，关怀备至，给我们送来棉被；整

十个人还从老远的市区走来和我们在一起。大家团团在客厅坐下，谈天，说笑；他们还为我们唱了一首又一首动听的印尼民歌——好几位都是天生的好歌手，音质美，声量足。热情的歌声，温煦的情谊，点起我们心坎之火，暂时感觉不到四周的严寒。

印尼的朋友告诉我们“ Geylang, Geylang ”的歌义就是“再见”之后，我们似乎重又跌进冰窟中。房间和床位不够，一些男的就睡在客厅的沙发上，睡在由四张椅子或三张桌子拼凑而成的“床”上。一位旅伴把他的“椅子之床”移近壁灶，脚向火光躺下，幸好第二天醒来发觉他的脚不曾变成两截木炭。



花面国的后裔

北起亚济省和苏北省交界的古打占尼 (Kutacane), 南至距苏西省二百十三公里的巴东实淋邦 (Padan Sidepuan) 的加罗 (Karo) 高原和打板奴里 (Tapan-uli) 高原, 山峦起伏 (尤多火山), 古木参天, 深邃的多峇湖横卧其间; 这片广袤的地区, 是马达族散布的所在。

马达族是印尼的主要民族之一, 目前人口不下三百万。分为五大系: 安果拉 (Ankola)、加罗 (Karo)、巴巴 (Pak Pak)、曼达林 (Mandailing) 及西马隆根 (Simalungan); 五大系之下, 又分为八十三个支系。

“马达”一词的原义, 据说是马来语“强盗”或“食猪者”。他们被冠以这个带有侮辱性的称呼, 可能是当初他们居住在苏东滨海地区时, 与信奉回教的马来由族产生过争夺之故。

在大约一百五十年未到苏东滨海地区以前, 一些西方人士认为, 他们原是泰国和缅甸的过着新石器时代生活的山地居民, 遭受蒙古族和暹族的压迫而向南迁移; 他们分为西、南、北三路向苏岛进发, 在多峇湖一带找到立足点, 再向各

地分散，而成为目前的五大系、八十三支系。

自十三世纪起，中国载籍已有马达族的记载。宋赵汝适《诸蕃志》作“拔查”，明马欢《瀛涯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及《明史》均作“那孤儿”，元大渊《岛夷志略》作“花面”。马达族有“花面”之称，是由于“男女以墨汁刺于其面”；“人民皆于面上刺三尖青花为号”、“男子皆以墨刺面为花兽之状”；西方人士也有他们南进苏岛时“面上刺三尖青花”之说。

马达族现在是否还有刺面之举，我们所见有限，不敢妄下定论。要是西方人士所说巴巴马达还有吃人肉、市场还有人肉售卖的事件属实，则不是所有的马达族都已开化的。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马达族还是处于宗族——部落社会，但已有逐渐分解的趋向。

离开马达山那一天早上，我们访问了马达山以南十六公里的一个马达族村落——林牙（Lingga）。根据资料显示：象这样类型的村落，在那卡（Nanggar）、隆邦·卡拉卡（Lumban Garaga）、昆娜玲附近也可找到。村里有若干座庞大古旧的米南加保式长屋，供人住宿；四边无栏的长亭，供舂米、操作之用；宽敞的大堂，供集会、喜庆之用；还有散落在长屋与长屋之间的、建设比较新式的小型房屋。

偌大的长屋，只有两端各开一门，矮而狭窄。我们登上梯级，躬腰踏进屋里，漆黑一片，杂物堆满各处，空气极为浑馊。带引的朋友说：屋里共有五十户人家，都是有亲属关系的：彼此分“格”而居，相安无事。在另一端出门处，依

稀看见一位白发苍苍、形容枯槁的老妇；瞪着一双茫然的眼，蹲在地上，不知在做什么。朋友说：她已年高百岁，是村里最老的一位。赶紧拍下这个难得的镜头，奔出门外，吸一口带有猪屎味的空气。

带引的朋友又说：马达人过去都住在长屋里，后来有的人相继迁移出来，另建独立的房屋居住。他以前来访的时候，还见不到这么多的小型房屋建立。我想：不管是由于人口增涨，还是受到外界的影响，由黝黑、浑龊的长屋中迁移出来，毕竟是马达族的一种进化；在将来，小型房屋可能还会迁出村落散布到各地去。

村里污水不通，粪秽处处；猪只闲逛，鸡飞鸭走。衣着褴褛、满身龌龊的小孩子，既好奇又怕羞的跟在访客的背后，亦步亦趋。我们似乎一时又来到了泰国北部清迈的苗家村落。

行李“蒙难”

在苏北省第二大城市的先达（Siantar）胡乱用完午餐，大家才发现价格也是胡乱得可以：一碗米粉汤，三百盾，一盘炒面或炒饭，三百五十盾，比起在新加坡吃同样的东西，至少贵了八十巴仙，而且材料少，味道差。

先达的特产不少；大家最感兴趣的只有一种：鸭颈。糯米粉裹扎的花生酥，沾满芝麻，吃起来又香又酥，不是普通的花生酥所能匹比的。看每个人手提一袋，喜煞手忙脚乱的店家。

从炎热的先达到凛冽的不拉拔，四十四公里，路陡山斜。我们的车子水缸破裂，需要不时停下添水。老牛破车，安抵旅店时，已是“暮色苍茫看湖水”了。

暮色下的多峇湖，遥遥望去，平静如镜，夕阳的余晖照在蔚蓝的水面上，闪闪发亮。靠近岸边的地方，戏水者载浮载沉，脚踏的浮船尾端激起耀眼的水花。

旅店只能算是属于第三、四流的；不过房间倒还整洁、宽敞，环境倒还幽静。只是设备差一点，尤其是冲凉用的热水断绝。不拉拔气温低，入夜更是寒意逼人，没有热水可供

冲凉，只好武装起精神来，舀起水缸里的水，往身上倒下。哗，真如雪柜里的冰水，冷彻骨髓。三下两下胡乱了事，旅途的困倦却也消失无存。

第二天清晨起来，传来一个消息：尾房入贼，盗走一个大皮箱（内有衣服、用具、照象机和飞机票），一万多盾，一副眼镜，分属三位旅伴。根据探查，鼠辈原来是从一扇为窗帘掩遮的窗口爬进房里，肆无忌惮的在三条熟睡的大汉身边大做世界。旅店的防卫太差，大家深感愤懑，忙找经理理论，回说：要追查。

报警？向旅店索赔？——两条途经，一个抉择，大家拿不定主意。一个先例提醒我们：曾有一位先生被偷去一只手表，据情报警，警方十分负责，请他留下协助调查，并“保留”他的护照以免再度失窃；他一留就留到入境期限截止前一天，恐慌无比，最后只好破财销案，溜之大吉。报警之路，看来是行不通的。请教不拉拔的朋友，他们也认为报警固使旅店麻烦，也可能为此使到大家的行程受阻，而且失物难有追回的希望。至于向旅店索赔，他们认为马达商人都是杨朱之徒，“拔一毛以利天下”既然不为，更不用说区区的几个旅客了。而且据他们所知，我们所住的旅店的主人，还是杨朱之徒中的佼佼者。

不拉拔朋友所说果然不假。离开旅店的那一天早上，“蒙难”的旅伴连同两三位代表，向旅店经理提出索赔，为他一口拒绝。经过一个多钟头的争执，他终于同意赔偿一万多盾，只及全部损失的十巴仙，而且赔偿得由旅店的侍者共同

负责，与旅店无关。

有惊无险的行李“蒙难”之夜的余波，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终告结束。



环游萨莫西岛

失掉衣服、钱财，可向旅伴借用；失掉飞机票，可到椰加达时补订一张，而于回到新加坡后向旅行社追索；失掉眼镜——如何？

打从环游湖中之岛萨莫西（Samosir）开始，向旅伴借来一副不合度数的黑眼镜的某兄，即不时连声慨叹“倒霉”。尤其是每当旅伴发出“看呀！……”的时候，他急忙从袋里摸出眼镜来，象举着望远镜一般望呀望的，咀里喃喃作响，更是“我见犹怜”，十分令人同情。

坐在六万盾租来的游艇上，举头前望，多峇湖沿岸的确不乏可观的景物：悬崖、削壁、丛林、溪流、梯田、人家、教堂、牛只……。你很难想象得到，在那么偏僻的山谷林间，竟有一户人家，一座教堂；在那陡斜的山坡上，竟有一板田亩。十字架不时出现：有的矗立在教堂顶端，有的安置在碑塔上、坟墓上。根据资料，三百万马达族中，两百万信仰基督教，但也热烈崇拜祖宗，是东方最大的教众，主要居住在多峇湖一带；其余一百万信仰拜兽教和回教，回教的信徒又以曼达林马达居多。

对着眼前的景物，我不禁觉得天造地设的奥妙：多峇湖是岛（苏门答腊）中之湖，萨莫西是湖（多峇湖）中之岛。湖，不是很小的湖，而是面积八百方公里，长八十公里，比新加坡大上三分之一的大湖；岛，不是蕞尔小岛，而是面积六百三十方公里的大岛。象这样的安排，在地球上恐怕难得再找到吧？

在萨莫西岛上，我们首先登上距离不拉拔九公里之遥的多莫（Tomok）。通过贩卖马达族工艺品的摊位的小径，我们来到一个设有条凳的场地。高大的哈里拉（Hariara）树下，两幅巨大的石棺赫然出现在眼前，邻近还有六、七幅较小的石棺，平行排列。当地的马达族响导以印尼话讲解：最右边的一副属于希达布他（Sidabutar）王，他于四世纪率领第一个马达部落移居多峇湖，当时基督教还不曾传入。中间一副硕大无朋，棺头塑有头像一个，即奈峇杜（Naibatu）王，其下是他的军师的头像，棺尾则有一个妇女的半身塑像。响导告诉我们：那妇女是当时村里最漂亮的一位，奈峇杜王热烈追求她，但与他缔亲后，她又移情别恋，他盛怒无比，以恶蛊使她发疯。响导又指着像旁边的红色痕迹说：每次与敌人作战后，奈峇杜王总把敌人的尸体剁碎，煮给部下吃，血液就涂在这里。

第一位信仰基督教的马达王，另有一处陈列他和他的家属、部下、宠物的石像。响导逐一介绍，如数家珍。

动身前往硫磺泉途中，我们在一个孤立湖中的小岛——贺拉斯（Horas）停下来。登上梯级，上面原来是一间旅

店，吹来高的黄雏菊铺满四周，可惜开得不够旺盛；几间设有空气调节机的小别墅建在水畔，要是能够住上一、两天，朝看晨曦，夜听风讯，倒也另有一番风味。

两个钟头后，眼前出现的山头一片灰白。“硫磺泉到了！”大家迫不及待，赶紧朝向泉水走去。泉水汨汨源自山顶，而流入湖里。水深及呎，尽是灰白的石卵。一股硫磺味，直冒鼻端。听说硫磺泉可治风湿和皮肤病，大家纷纷脱下鞋子，把脚浸入水中，大呼痛快。某兄还笑迷迷说：跑去没有人洗脚的上头，喝了两口，以清肠胃，却料不到上头的上头，孙悟空早已撒下宝液一泡。

萨莫西有一处与陆地最为接近。我们的游艇由一条狭仅容身，水面铺满浮萍的水道通过，再穿过一座贯串萨莫西的石桥，来到一个比较热闹的村落——彭古鲁朗（Pangururan）。天气炎热，一些妇女正在岸边冲凉、洗衣，四、五个六、七岁大的男女儿童，脱得赤条条，从岸上跳落水中。别看他们年纪小小，跳水和游泳的功夫可真不平凡。受到我们的拍手赞赏，他们更显得兴高采烈，连本来在一旁观看的也竞相脱下衣服，一头栽入水中。据说这里有巴士川行马达山，每星期一趟。

风开始猛烈的刮来，湖水击向游艇，摇晃得使人站不稳。艇夫解下遮阳蓬帐，以减少航行的阻力。不久，乌云密集，雨点簌簌落下。大家赶紧躲进艇仓里，仓里一时人声鼎沸。雨越落越大，雨水从破了玻璃的窗口流进来，加以湖水激荡，由艇底倾入，仓里尽是湿漉漉的。人多，空气不流通，

柴油的臭味阵阵袭来，实在令人头旋目转，胸口发胀。忍受不住闷窒，爬上艇面，甘愿任由风吹、雨打。

湖上的夜似乎来得格外早，不到五时，整个湖面已经漆黑一片。雨虽然终于停歇，风却劲头凌厉。“刺骨冷风”久已闻名，现在才真正体验到它的滋味。大部份旅伴回到艇面来；雨伞照旧有用，不过是用来挡风——刺骨冷风。

分不清那里是水，那里是陆地。照明灯失灵，游艇盲目航行，要是不及闪避对面的船艇，或者撞上礁岩，葬身湖里，应是不算太小的新闻。幸好旅伴中有一位修理汽车能手，花了半个钟头，查出故障所在，修理妥当。当照明灯的光芒照在水面时，大家不禁发出一声欢呼。

什么人唱起歌来，时断时续，终于还是抵受不住寒冷，缩将起来。某兄偶而高喊一句半句，据他解释，不是唱歌，而是为了抵御寒冷。

将近八时，不拉拔旅店的灯火遥遥在望。早出晚归，整整十二个钟头，在骄阳下、风雨中，我们环游整个的萨莫西。大家饥寒交迫，游艇一靠岸，即迫不及待的奔向岸边的饮食摊子。

通过死亡之路

巴里涯 (Balige) 是我们几天来第一次，也是全程唯一的一次尝到猪肉的地方。路旁毗连的五座建筑物，宏伟富丽，别具风格；探问之下，才知道并不是什么会堂、政府大厦，只是百物集散的巴刹而已。从这里西进，经小镇西波隆波隆 (Siborongborong)，大鲁栋 (Tarutung)，直到实武牙 (Sibolge)，全程一百七十三公里。

巴里涯到大鲁栋的路段，还算好走；而且两旁田亩不时出现，野花簇簇，不致令人因单调而感到困倦。但我们的车子还是一再停下，“喝水”歇息；伫候路旁，骄阳曝晒，心烦身躁。从大鲁栋到实武牙，进入武吉巴里杉 (Bukit Barisan) 山脊，路陡山斜，回旋曲折，路面狭窄，只容一车通行；好些路段尚在修筑，尖石突兀，崎岖难行。以前通过文冬岭，叹为天险；现在才知道彼“险”远不如此“险”。手头刚好有一篇资料，出自冯孜肃夫人孙彬琳之笔，且摘录几段，以资佐证。

“马丁邦 (Martimbang) 山是在苏岛武吉巴里杉山脊的一支流脉，位于打板奴里州境内，拔海约二千公尺。这

带山脉险峻突兀，都是火山石英岩。公路沿山势而筑，一边是悬崖削壁，一边是深渊幽谷，而且非常狭小曲折，往往突然作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从大鲁栋镇起至西岸印度洋滨的实武牙，路程只有六十六公哩，可是却有一千几百个弯和两座大山洞，几乎十几步就有一个大转弯。汽车在这弯曲的公路上蠕蠕而行，一小时只能走十公里左右，而且驾驶者必须技术十分熟练，还要胆大心细，才能应付。坐在车上的乘客，更是无时无刻不在提心吊胆，即使最惯于坐车乘船的旅客，到了这儿也免不了要头晕眼花，甚至呕吐了。

“多少汽车夫在这条路上，亲眼看见他们的同伴，在雨天路滑的当儿，或是熬着开夜车的辛苦，在一个大意不谨慎的刹那间，全车掉到下面那万丈的深谷里，转瞬间便消灭了踪影。在这无声的深谷里，不知躺着多少白骨，多少枉死者的幽灵。驶夜车的车夫们常常能够看见点点磷火在万山群峰之间互相追逐，明灭无定，高山多雾气，寒气瑟瑟，毛骨悚然。但是，为了生活，他们仍旧要硬着头皮，抖擞精神，提高警觉性，在这弯弯曲曲的‘死之路’上，和死神搏斗。”

车子艰苦攀爬，气喘吁吁。暮色凄凄，雾气沉沉，前路迢迢。大家难免担心：要是又一次“死火”，停留在这里，四周是高山丛林，野兽出没，漆黑一片，饥寒交迫，那时“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真不知如何是好！

悬崖幽谷之间，似乎传来死去的马达族车夫哀伤的歌声：

美丽山峰马丁邦，
有高有低在实武牙；
千山万壑真雄壮，
弯曲之路走向死的崖。
这情景使我感伤，
离别了你这高低的山。

幸好我们不曾成为悬崖幽谷中的伴唱者。入夜以前，在凄迷的暮色中，遥遥望见浩瀚的印度洋，以及点点的灯火。再经过两座大山洞，一段泥泞的山路，终于安抵作家实马杜邦（ Iwan Simatupang ）的故乡。

细雨轻飘，好些旅伴似乎都有一种虚脱之感。

印度洋的一角

孙彬琳把实武牙比喻为一张太师椅，“一面临海，三面环山”，的确贴切。所谓海，其实是印度洋，山则是武吉巴里杉的各个支脉。市区不大，和西马的一些小市镇似无二致。人口三万余，以马达族、尼亚斯人（Nias，来自一百二十五公里外的尼亚斯岛）为主，华人万余，以广东人为多。

这里虽然一面临海，气压甚低，相当闷热。下了一阵雨，暑气还是四处回荡。我们下榻的旅店，楼高三层，规模颇大；但可能由于平时少有游客，设备不够完善：空气调节机固然不必提，风扇也没有一把，水供也无法源源不断。浑身躁热，关在房里，实在是难于忍受的事。

民情简朴，社会风气尚好；夜晚在街上漫步，不用担心拦途打劫，或者抢了就跑的事件发生。不过欺诈还是存在商人之间的。到来的第一晚，我们忍不住沿途榴槿的引诱，打算买一些来尝尝。在街头的一角找到一摊，看模样又大又好，价格每粒一百五十盾，不到坡币一块钱，于是二、三十粒全部买了下来。回到旅店逐粒剥开，生虫腐烂的十居八九。从对选购榴槿经验丰富的棉兰朋友口中，我们才恍然大

悟：原来榴梿贩子把有虫孔的地方用木枝塞住，表面看来，粒粒完美无瑕。第二晚回到原处，棉兰朋友精挑细选，用木枝刺穿人为的完美，我们这才尝到黄肉、干包的榴梿滋味。

实武牙还是一个进步缓慢的渔村，除了渔村之外，只有对面的岛屿值得看看。尼亚斯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居民未开化，许多古老风物仍遗留下来，但远在一百二十五公里的印度洋中，没有足够的时间前往。当地的朋友替我们选择了另外一个去处：航程只有十五分钟的长岛（Pulau Panjang）。

靠近沙滩，有两户人家，一家兼营餐室，可知这是游客常到的地方。沙滩很不错：洁白的沙砾，清澈的海水，没有烂泥，没有割脚的岩石。

正是涨潮的时候，旅伴换了泳衣，纷纷跳下水里。不下水的，就在椰荫底下席地而坐，啃花生，啖糕饼，眼望着碧绿的海水，欢乐的一群；或者沿着沙滩，一路走上去，拣拾贝壳。

中午过后，舢舨载来嫩椰半船；选购了十多粒，每粒只有五十盾，大家吃得不亦乐乎。不久，渔夫又载鲜鱼来兜售；在食指大动之下，选购了二十多条，包括舢舨鱼，五、六条近呎长的石斑和一条鳐鱼，只费两千多盾。

没有烺煮的工具，不打紧。大家分头把鱼剖好，用海水洗净；再逐条夹进剥成两条的椰梗当中，两头绑紧。椰荫下，由椰干、竹竿、树枝生起的火已经好猛。串成一条的鱼搁在上面，由白而灰，由生而焦，终于皮破肉开，香气四溢。

当地的朋友早已将指天椒、葱头、蒜头、酸柑、酱油调成的配料准备妥当。烤好送上来的鱼，也不知是否熟透，瞬息之间即失了踪影。只见大人人手一鱼，伸出五爪，把鱼肉沾了配料，塞进忙碌的咀里。一幅馋相，似乎已有三年不知“鱼”味。

我吃了三、四十年的鱼，如此鲜美的滋味还是从来不曾尝到。尤其是第一次尝到鳐鱼，而且是刚从火里拿上来的，肉质略具弹性，细加吮咬，别饶风味。

潮水退走，我们踏在松化的细沙上，涉过及膝的海水，到左邻的一个无人小岛去。岛上怪石嶙嶙；其中有一方石壁，大概受到长久风雨吹打、海水浸蚀、阳光曝晒，呈现五彩缤纷，肌里晶莹，起伏悬岩。要是能够整块割切下来，再四边镶以框框，应是一幅难得的大自然的杰作。

赶快走吧，趁天还没有黑，潮水还没有高涨的时候。

米南加保文化中心

尽管原来的司机申说他的车子机件没有问题，前头的路也好走得，棉兰的朋友不为所动。“二十多个人的行程不能再受耽误，”他们果断的作下决定：“换车！”

于是，第二天早上，一位个子高高，头戴一顶黄色军帽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就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他是华裔的印尼人，姓林，名叫来福，又叫亚东，住在巴东，一句母语都不会讲。

前往武吉丁宜的三百七十九公里行程，还是在武吉巴里杉山脉之间转来转去。路途也不如原来的司机所说的好走，尤其是巴东实淋邦及拉惹（Radjo）过后的两段，崎岖曲折，就是亚东的机件好，马力强的车子，也走得好不辛苦。这段行程，包括两顿进餐及停下买东西的时间，总共走了十三个钟头。

途中有一处是盛产蛇皮果的地方，路旁尽是蛇皮果树和一亭又一亭的蛇皮果档。大家尝过蛇皮果的滋味，却还不知道它的生长情况。走进蚊子嗡嗡叫的果园，详细一看：成长的树高约十七公尺，属棕榈科，棕黑的果实，累累的结在离

地不远的主干上，果子为一层外皮所包裹，和新、马可见的亚答树，大致相似。

除了蛇皮果之外，沿途还见到不少的小亭贩卖山竹、“朗萨”、“峇朗拜”和榴槿。大家最感兴趣的当然是榴槿；见到一个男子推着脚车贩卖榴槿，赶紧停下车子，以每粒一百三十盾的价格，“扫”完他整车的榴槿。似乎还是不够满足，又在一座果亭前停下，先就地解决，再补买一些。果肉真不错，每粒只算一百盾。车子的通路一下放满榴槿，随着路途的颠簸，滚来滚去，直到武吉丁宜。

入夜的武吉丁宜气候凉爽，街道静谧。根据资料显示：这个拔海九百二十一公尺的“花的谷”（Fort De Kock，一位荷兰殖民军官的名字，因他有功于征服苏门答腊和爪哇，荷兰政府即以命之），本来是一个大湖，后来火山爆发，火山灰把大湖填成平地 and 高原——中部凹落成平地，东部凸起为高原，整个地势呈“C”字形，辛加朗山（Gunung Singalang）和活火山麦拉比（Merapi）团团围绕。资料又显示：这个苏中省的首府，苏岛西部最美丽的城市，是米南加保族的行政、文化和教育中心。资料又显示：这个人口近十万，华裔千多名的城市，荷兰统治时期，出现许多民族英雄；成为日军的苏岛大本营后，又出现过许多抗日烈士。

武吉丁宜的山光水色，古迹文物，必须住上至少两、三个月，才可能详细浏览。两天的时间，当地的朋友只能带引我们到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地方走走，看看。

德国花园和炮台山（ Benteng De Kock ），都在市区内。花园里花卉争嫣，遥遥对着辛加朗山和尚在冒烟的麦拉比火山。从炮台山俯望下去，整个市区显现在翠绿背景之前。在山脚正好遇到几位女教师，率领一队为数五、六十个年约四、五岁的幼稚生，很有秩序的走过来。这种情景在印尼其他地方从来不曾见过，可见武吉丁宜教育的发达。

动物园离开我们下榻的旅店不远。走过一条两旁是商店的梯级，一如香港的“石板街”，再经过市集，便来到这个范围不小的所在。我们大略点算，园里的飞禽、走兽，约有四十多种。其中有好些还是第一次见到的，如猪尾、牛蹄、羊头、驴身的四不象，獾，长牙野猪，花面猿，平头猿，面平如盘的大猩猩。园里还有一副长二、三十公尺，头大如汽车的鲸鱼骨骼，以及一座展览当地文物的博物馆。

在武吉丁宜的标志——钟塔的附近，矗立一座“无名英雄纪念碑”。一条蛟龙盘桓碑上，但顶端据说已遭闪电殛去半截。碑脚有几幅浮雕，描述印尼民族抗荷、抗日的史迹，可惜某些部位遭受破坏。印尼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穆哈末耶敏的一首题诗，仍然完好无恙，紧紧吸引过路的行人：

英勇战斗死，墓地无处觅。

生命付疆野，姓名堪追忆。

恍如云间絮，悠游任飘逸。

又似海中沫，奔腾逐空际。

精魄垂青史，随风芬芳溢。

前驱应无憾，千秋同载誉。

无独有偶，郊外的甘榜加杜（Kampong Gadu）也有一座“苏东华侨反法西斯十一烈士纪念碑”，高高矗立在中华坟场上。十一烈士的姓名不祥，据说都是苏岛青年组织“反法西斯同盟”和“华侨抗敌会”的成员，为人出卖被捕，而于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日英勇牺牲（一说郁达夫也是十一烈士之一）。对着纪念碑，心潮难以抑制——

武吉丁宜景色好，满山翠绿花妖娆；

祇为英烈万载出，血洒江天风物饶。

距离市区八公里的卡老·甘曼（Ngalau Kamang），有一个颇深的山洞。循着大光灯，踏过潮湿的泥地进洞，头上是根根垂下的钟乳。朝后面走出山洞，一道木桥架在深不见底的小池上。

哈鲁（Haru）和蓝巴·奈（Lamba Nei）都是瀑布区。哈鲁瀑布从约五十公尺高的山顶倾泻下，水花四溅，声势赫赫。蓝巴·奈瀑布规模比较小，约有二、三十公尺，但附近景色奇佳。站在半山腰的路旁，望下一千多公尺的山麓。左边是高耸的树林，右边是田亩，秧苗初长，一间小屋独立其间；一条蜿蜒的小路伸展开去。要是稻穗已经成熟，金黄一片，随风摇曳，衬以翠绿的丛林，简直就是柯洛笔下的杰作。

巴耶公务（Paya Kumbuh）离武吉丁宜三十三公里，是前往卡老·甘曼必经之地。可能是居于交通要道，商店林立，市况繁盛。华裔多数已受同化，不谙母语。最著名的东西是牛蛙，每只将近一公斤，我们买了六公斤，回到旅店交

给餐厅油炸，滋味十分鲜美。当然，巴耶公务使我们记在心上的，主要还不在于它的美味的牛蛙，而在于它是“赵豫记酒厂”设立之地，是郁达夫避难及肇难之地。



和郁达夫老友一夕谈

尝完巴耶公务的牛蛙，大家团团坐在旅店的客厅里，听听一段古。

面前是身体健壮、满头华发的吴允潭老先生，我们下榻的旅店的主人，广东恩平高原村人，今年六十六岁，一九二九年来印尼。他也就是胡愈之先生《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一文中提到的“印尼司机送达夫进一家广东人所开的海天旅馆住下”和汪金丁先生《郁达夫的最后》一文中提到的“一见面他就把我拉到海天旅店去吃米粉，他说海天是他的发祥地，因为他一到巴耶公务就是住在那里”的海天旅店主人。当时他叫吴玉泉，在武吉丁宜和巴耶公务都设有海天旅店。

有关郁达夫在武吉丁宜和巴耶公务的事，大家都知道得不少，我们请吴老先生告诉我们郁和他的来往，以及郁在武吉丁宜和巴耶公务的平日生活。

“郁达夫由实叻班让（ Selatpanjang ）到北干巴鲁（ Pekanbaru ），那里一位姓戴的朋友介绍他到巴耶公务来找我。”吴老先生用广东话说：“那一天下午五时，他身着黑色的水衫，打扮成苦力的模样，一个人到来。他用华语

问我：是不是吴先生？他自称为赵廉，要找房间住。他也会讲日本话。在过北干桥时，交通阻塞，许多车子不能通过，日本宪兵便问：到北干巴鲁还有多少路程？当时没有人懂得日本话，只有他能回答。来到巴耶公务，大家都很怕他。我是开客栈的，什么人都收，因此，他就在我的客栈住下。”

吴先生接着说下去：

“来到巴耶公务第五天，日本宪兵到我的客栈的房间找郁达夫，要他去为他们服务。十五天后，他去宪兵部工作。他特别照顾华人，凡是有谁遇到什么麻烦，他总是尽力替他开脱。他还教我日本话，教我从一算到一百。

“不久，胡愈之、沈兹之夫妇，方君壮，吴汉生，王任叔等人相继到巴耶公务来，也住在我的客栈。郁达夫开设赵豫记酒厂，他们就改名换姓，充当厂里的员工。

“郁达夫和巴东的陈姓女子结婚后，住家在我的客栈旁边。他每天除了饮酒，就是打麻将。他说什么事情都不谈，打麻将最好。麻将枱就设在我的客栈里。当时的四个麻将友是郁达夫、许乃昌、许定山和我。我每个月和他打麻将二十天。

“据我所知，郁达夫在巴耶公务的时候，没有写文章，也没有写字。但我在武吉丁宜的客栈被宪兵部征为食堂，他却以日文替我写了一块招牌。我问他招牌的中文意义， he 说是‘首都食堂’。

“郁达夫给予胡愈之等人帮忙很大。宪兵来找人，他总是叫他们打麻将，并且故意让他们赢，他们于是不再追查下去。

“日本投降的前三个月，一位从新加坡来的华人向武吉丁宜的宪兵部告发，赵廉就是郁达夫。日本宪兵到巴耶公务询问郁达夫，他说：找郁达夫很容易，他就在你们面前。他被带到武吉丁宜，连同酒厂的其他工人。他尽力为工友开脱，几天后又安然回去巴耶公务。

“郁达夫最早知道日本投降的消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我们在他的家里打麻将，快要打完的时候，他说：抗战最后胜利了。岂料三天后，他即告失踪。要是当时他逃到巴东去，就不会出事。失踪的那一天晚上，大约九时许，我看到他脚着木屐，身穿水衫，从我的客栈前经过，旁边一个日本人，一个印尼人。大家一听到他失踪，即分头去找，但始终找不到。”

吴老先生指出：旅店对面的那座平房就是首都食堂所在，一九六三年以前改为中华学校，现在则成印尼学校。“飘零琴剑下巴东，未必蓬山有路通”，诗人是否早有预感？

在咖哩饭之乡

全体和吴老先生在旅店门前拍了一张纪念照，早上七时五十五分，动身前往苏岛行程的最后一站：巴东。一路天气阴凉。田亩、人家过后，和深渊、丛林、溪流、铁路相傍而行。路程曲折崎岖，有一段还在修筑中。

两个钟头后，望见巴东机场在路的左边。再行八公里，便进入市区。路旁的独立式住宅，整齐幽雅，路面也比较洁净。

巴东是苏西最大的商埠，也是仅次于棉兰、先达的苏岛第三大埠。和实武牙一样，也是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印度洋。人口以米南加保人为主（苏西的米南加保人约四百万），华裔一、两万人，但多数已被同化，只有姓名还是华式的，其他言语、生活习惯都和当地人毫无二致。

处于母权社会的巴东，“招郎入赘”是典型的结婚方式。男人结婚后，多数和女家的人一起相处，他的儿子则住在“男屋”（Seran），直到十四岁或者结婚为止。假如他有超过一名的妻子，他就必须轮流到她们的家居住。在沿海地区，妇女从事农作、营业以及管理财务。祖母是全家的家

长。男人负责他的姐妹的子女的教育，一如他的妻子兄弟负责他的子女的教育。

巴东教育发达，文化卓著。死去父亲的儿子，通常由他母家的人支持他完成学业。许多印尼近代的著名作家，如鲁斯里（*Marah Rusli*）、慕依思（*Abdul Muis*）、伊斯干达（*Nur Sutan Iskandar*）、班尼兄弟（*Sanusi Pane, Armiijn Pane*）、安华尔（*Chairil Anwar*）、伊特鲁斯（*Ildrus*）以及首位印尼杰出的女作家塞拉西（*Selasih*），要不是诞生于巴东，就是祖籍巴东的米南加保人。

巴东人善于做生意，也是风闻全印的。当地的朋友告知，他们做生意的特点是：锱铢必计，有欠难还。我们到市集走走，只见各种各样途商，几乎清一色都是巴东人经营；不象其他城市，华人总是特别踊跃。听说苏卡诺时期的副总统哈达，十分赞赏他们，要印尼其他地方的人向他们学习。

对于新、马两地的人，常和巴东联系在一起的是咖喱饭。新加坡那几家以巴东咖喱饭为号召的餐馆，生意兴隆，越做越大；引致无数熟食摊也挂起巴东咖喱饭的招牌。既已来到“圣地”，我们当然绝不会错过。和新加坡的比起来，花样的确多了一点；味道因为是用新鲜的椰油烩制，香一点；辣椒也下得多一点。吃来吃去，我还是觉得牛肉（*Rendang*）胜于新加坡的。不过当地朋友设宴请我们，席上那一条够香够辣的咖喱烤鱼，却是我从来不曾尝到的美味。

巴东是否早在室利佛逝王朝时期已和中国通交，不得而

知。不过华裔已被彻底同化，历史渊源的久远，应是形成的因素之一。我们参观过的一座庙宇西兴宫，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它座落于市区内，规模宏伟，不逊于三宝瓏的三宝庙。碑文显示：它于清光绪二十三年（一八六一年）由“大清诰封资政大夫，和国钦命玛腰”李源发发起兴建，当时只是小亭一座，阅四个月建成；其后毁于火，而于一八九七年由林顺茂、李联益等重建，以成目前的规模。巴东是否还有其他足以证明和中国关系久远的古迹文物，只有留待有志者去发掘和考究了。

巴东的海滨优美。朝市区以北进发，约一小时行程即到直落尼文（Telok Nibon）村的彭古斯（Bungus）弯。原始的村落，婆娑的椰树，洁净的沙滩，面对波涛起伏的印度洋。有良港之称的直落峇由（Telok Bayu）码头，显现在不远的海中。回程经过一处，登上小丘，遥望蔚蓝的印度洋，远处一大岛，近处一小屿，右边海洋绵延；景色的优美，只有通过画笔才能表现出来。

对面的门打威岛，由三个小屿实伯鲁（Siberut），实波拉（Sipora）和巴盖（Pagai）组成。我们早已听说那里还是停留在原始社会，居民只晓得从一算到五，相信每一种东西，每一个地方都有兽魂存在。可惜由于航程远，时间不够，一如实武牙的尼亚岛，我们只能望洋兴叹。

奔驰千多公里，先后停留十天的苏岛之行，在二月最后一天的早晨终告结束。和一路陪伴我们，关照我们的热情、诚挚的棉兰朋友握别，和各地盛情招待我们的苏岛朋友说声

“再见”。巴东机场一座米南加保装扮的男人塑像，右手指向我们行程的下一站：椰加达。



“哈罗，万隆”

椰加达还是老样子。行走在大街小巷，尘埃滚滚，污水处处：小心你的衣服，小心你的鞋子——当然，也要小心你的皮包和裤袋。

在椰加达停留一晚，第二天早上动身前往万隆。一路陪伴我们的，是另外几位同样热情、恳挚的椰加达朋友。

从椰加达到万隆，有两路可走：一路向东，经过卡拉旺（Karawang），梳邦（Subang），一路朝西，经过茂物（Bogor），本哲（Puncet）。在椰加达朋友的妥善安排下，我们看过东边的景色，也游过西边的名胜。

距离椰加达一百一十一公里，再过七十公里就到万隆的查迪鲁贺（Jatiluhur）人工湖，工程浩大，景色怡人。平静的湖水的对面，是翠绿的山峦。这里有一座水力发电厂，平日所发出的电力，足以供给整个茂物及半个椰加达之用。

查迪鲁贺上去五十多公里，是硫磺池玛里巴耶（Mari baja）所在。两个游泳池冒出白烟，池边汨汨而流的沟渠，也是迷蒙一片。大家见水心喜，迫不及待换上泳装，小心翼翼的爬进池里。池水好烫好烫（池边的司机说，热度约

在华氏七十度），要是冒冒失失从池边跳下去，后果可想而知。几条大汉看来健壮结实，在苏岛时，湖水、海水、泉水一尝过，毫无惧色，不料到了这里，竟不堪一泡，不到半个钟头，纷纷爬上池来，周身通红，雪雪连呼“受不了”。池边的分格浴室，设有浴盆，水引入室，要是你有兴趣，也可到里面不受干扰的泡上一个钟头，但是每人另收二百五十盾。

趁天黑以前，赶上一千八百三十公尺高的复舟山（Tang Kuban Prabu）。抵达那里，阒无人影，只见几栋房子，空空洞洞，在飒飒的寒风中显得格外凄清。风势猛烈，凛冽刺骨；站在身旁的旅伴，虽然穿着棉衣，仍传来牙齿喀喀作响的声音。优美的景色没有办法看下去，大家竟先逃回车里，关紧车门，簌簌发抖。山巅，浓雾已滚滚涌来，时间不容许再耽搁。车子行到半山腰，还是免不了遇上猛扑过来的雾。“哈罗，万隆”的歌声，真的不久便把我们带进灯光灿烂的万隆市区。

万隆的夜的繁华，似乎来得快，去得也快。刚刚还是座无虚席的餐厅，行人如鲫的街道，不到八时，就已剩下灯影凄凄，马蹄哒哒。旅伴赶在商店关闭以前，买了几件峇迪衣。回到旅店，听一位椰加达的朋友说：路上被人勒索，开价二千盾，结果以几百盾了事。

第二天正好是回教节目，欢腾的气息四处荡漾。中央广场和附近一带，游客杂沓。我们沿着亚非大道走去亚非大厦，两旁的商店，生意特别旺盛。亚非大厦紧紧关闭，向守

卫一再要求，终于让我们进去参观。尽管大厦里光线阴暗，尘埃盈寸，我们还是参观了会议大厅，小组讨论的会议室。一九五五年，亚非二十九个发展中国家的领袖，包括印尼的苏卡诺，印度的尼赫鲁，埃及的纳塞，中国的周恩来，越南的胡志明，在这里举行会议，奠下第三世界的基础。如今几位领袖都已不在人间。“班查希拉”的光辉却永照人间。坐在大厅的座位上，我仿佛看到那位逝世不久的世界伟人坚决又慈祥的面容，听到他的精辟而明确的演讲。

万隆四周为高山和茶园所围绕，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山城。景色旖旎，环境幽雅。艺术风气极盛，巽他族的歌舞、皮影戏、绘画、雕塑、手工艺品，享誉全印；教育也很发达，有全印最大的工艺学校，学院和训练中心，是一个读书城。亚非会议在这里举行，不是没有理由的。每来一次，我都想深入一点，广泛一点看看，但总是不能如愿。

别具一格的烤鱼

下午三时许，抵达本哲。小小的市镇，由两旁的商店、旅店、摊位、餐室构成。商店里外，各种工艺品琳琅满目，摊位上则是各种当地的蔬菜。平时并不怎样热闹，游客一到，整个市镇顿时显得纷纷扰扰。

二十多个人住在一座离大路约一公里，只有三间房间的别墅。冲了一个冰水凉，朝别墅后山头走去。烂污的黄泥道，左边是简陋的人家，右边是菜园。上到山头，是一座叫本清寺的庙宇。庙宇附近，依地形建起几座宿舍模样的矮屋。一座宿舍的前庭，坐着和躺着几位摩登的妇女。我们以为是和尚的眷属，椰加达的朋友却告知：她们都是前来寻梦的人，在宿舍里住到梦寻到为止。菩萨托梦，和尚圆梦，想不到实实在在也有这等事。

晚上，到几公里之遥的“餐园”吃鱼，称它为“餐园”，是因为一个广阔的园地里，建起几座广阔的大亭，供进餐之用；厨房另建一旁，稍为低矮；不远则有一个大塘，畜养鱼只。我们到塘边选了几条舢舨鱼，几条鲤鱼，都是条条生猛，不同凡响。烩制方法别具一格，鱼身涂上咖喱，鲤鱼另以香

蕉叶包裹起来，放在火上烤。旅伴似乎都是第一次尝到，烤鱼一捧上来，转眼工夫即剩下鱼头和鱼骨。滋味果然鲜美，即使是鲤鱼，也一点不带泥土味。大家唯一感到缺憾的是：不够。

本哲的夜，格外寂静寒冷。八条大汉挤在一张十呎宽的床上，动弹不得，情景似乎比马达山那一夜还要教人难忘。涌泉穴又是寒流直攻心头。本清寺近在咫尺，但烤鱼之梦，遍寻不得。



“两贵” “五多”

茂物植物园转了一匝，回到椰加达，我们又体会到“两贵”、“五多”的滋味。

物价贵：入口货我们不曾问津，不知情形如何。在班芝兰的巴刹吃一碗牛腩粿条，三百五十盾；喝一杯冰冻“阿波卡”，两百五十盾，一枝普通汽水，一百二十盾。买一条峇迪衣，两千盾；一条峇迪布，三千多盾；一盒二十支装的丁香烟，四百盾。要不是“难得一次做菜头”的心理，在付钱的时候大家才不会那样面不改容。

旅店贵：第一流的不敢踏进，第二流的双人房每天一万两千盾，第三流的每天五千盾到七千盾之间。我们下榻的那一间，收费还算便宜，每天两千五百盾，但设备奇差，空气调节机固然不必提，房间里连冲凉房、厕所也没有；服务更是等于零。在新、马两地，同样水准的房间，最多只需七、八元。

车辆多：大型车辆如巴士、货车，小型车辆如普通汽车、小巴士、电动三轮车，电单车；新的车、旧的车，老到不能再老的车，横冲直闯，不受拘束。要不是早几年政府下令取

缔，班芝兰街头现在还有三轮车和人力车。车辆多，道路窄，不时造成交通阻塞，尤其是下午四时开始，的确车如止水马如虫，寸步难进。离开椰加达那一天中午，为免重蹈复辙，我们提前三个钟头动身前往机场，还是不幸得很，沿路一阻再阻，因而成为最后上机的几个人。

闲人多：商店前的栏杆，行人走道，马路旁边，站着、蹲着、坐着、靠着，尽是闲人。有时路旁围着一大堆人，以为发生甚么大事故，跑近一看，原来是在观看工人挖地。印尼政府年前计划给予一定的津贴，把城市的人民逐步移往地广人稀的苏岛，如果能够成功，对国家，对个人未尝不是有利的事。

收费多：表演收费，进入特设的场所收费，以资赢利或维持固定的开销，并不为过；要是连进入公共场所，有利于对国家的了解的展览馆也收费，而且过一关收一关，则不免失去崇高的意义。

垃圾多：路旁，河里，通衢，小巷，公共场所，随处可见垃圾。由于少有阴沟设施，晴天随风飞扬，雨天化为污秽。

蚊子多：污水不通，垃圾少除，致使蚊子丛生，几乎每家的房间，都装上铁丝网或胶丝网，以防蚊子的侵入。在客厅里聊天，也要不时举起手掌，左打右拍。

梦园——梦者为谁

椰加达值得走走、看看的地方，倒也不少。一切在于你：兴趣甚么？需要甚么？要了解印尼各地的风物，可到“印尼缩影”；要知道印尼不同阶段的历史，可到中央博物馆、雷登博物馆、军事博物馆、民族纪念塔的陈列馆。如果你是好赌之徒，可到“卡西诺”、回力球场、赛狗场。班芝兰、新巴刹是购物者的“天堂”。

我们比较感到兴趣的是座落于椰加达北部，占地三百四十亩的安卓（Ancol）。

安卓濒临爪哇海，也是著名的游览胜地。撇开各种声色犬马的场所，沿着寂静的林荫小道散步，心情格外轻快。一幢幢设计别致的汽车旅店，新颖幽雅；门前装上两盏荷兰式的灯，灯光亮着，表示里面有人正在寻梦。一块稍微倾斜的草地，适当的摆着各种形态的巴里岛木雕、石像。

一座范围颇广的水族公园，进口设计成两条接吻的海豚。园里有一间两层楼的水族馆，除了陈列各种水族之外，还有多种爬虫及蝴蝶的标本。水族馆四周，用铁线网格起大小不一的笼子，里面豢养各种飞禽、水禽以及河马、鳄鱼、

猴子之类的动物。园的边沿，有一条电力发动流水的人工小河；乘着浮动小船，任流水缓缓的送你前进，你可以惬意的浏览两旁的禽兽，河里的游鱼。

海豚表演馆和海狮馆分开而建。参观海豚表演每人收费三百五十盾，海狮表演收费便宜一百盾。尽管观众只有十多二十名，表演仍旧按时举行。在这里，你可看到海豚怎样穿过火圈、跳高栏，海狮怎样玩球、顶球进篮。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训练员请观众提出加法及乘法的习题，然后写在小黑板上，让海豚或海狮看清楚，它们分别以拉亮灯泡的次数或叫声的次数作出正确的答案。

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椰加达的一些工艺品商集中在安卓的一排低矮板屋，贩卖工艺品，主要还是绘画，特别是漆画。画的体裁和风格，各不相同：有峇迪画、肖像画、风景画、民俗画、鸟兽画；有写实派、印象派、野兽派、未来派。风景画的水平，比万隆和本哲上门推售的高出许多，应属印尼第三、四流画家的作品（其中一位是著名画家阿都拉·巴苏基的姊姊），价格自然也高出许多。几位驻守的艺人当场替人作画，剪影。其他工艺品包括印尼各地的雕塑、皮袋、陶器、装饰品、藤器、鞋子、小摆设，等等；有的精致，有的新奇，很逗人喜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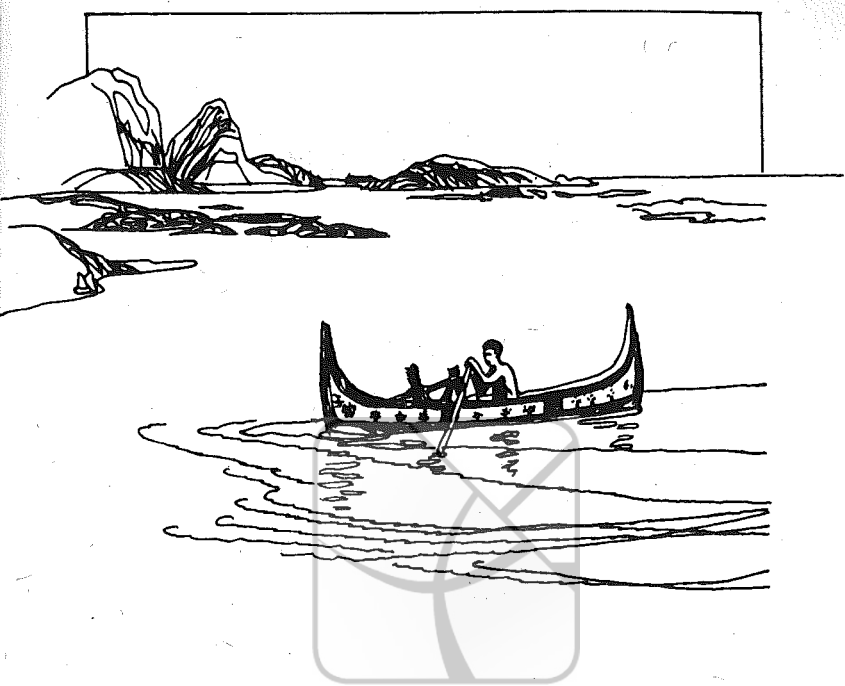
安卓另有一个诗意的名称：梦园。和椰加达某些陈旧破落的地区比起来，的确是市外桃源。但来这里寻梦的，必须要有一定的条件才行。丹绒不洛（Tonjung Priok）每天收入不定的码头工人，班芝兰游来荡去的闲人，以及每个

月只有两、三千盾工资的家庭女工，似乎只能在他们阴暗的角落里寻求安卓之梦。正是：

敢是尘寰出仙境，琼楼琴瑟泛幽冥。

金樽一掷靡黔首，自有玉人梦边寻。





不见兰花的孤岛

不见兰花的孤岛

兰屿岛呀，兰屿岛，
兰屿岛上风光好。
青山悠悠，流水长流。
青山碧绿，海边看日出。
水边碧绿，雅美帆，
雅美姑娘美丽。
我爱兰屿，我爱兰屿，
兰屿岛上风光好。

——兰屿之歌

(一)

初春，天空罩着一重阴沉沉的幕，海面浪花飞溅。那看不见听不见的寒流，似乎要撕裂人们的肌肤，拆散人们的筋络，咀嚼人们的肝脏。尽管穿上三层、四层、甚至五层衣服，还是禁不住周身索索颤抖，牙齿格格作响。为了看看那被形容得十分美丽，冠以花名的小岛，我们咬紧牙龈，忍住严寒，踏上征程。

飞机小得可怜，连驾驶员在内，只能容纳九个人。驾驶员就在前排乘客的前头，他的一举一动，看得清清楚楚。起飞后，马达“营营”作响，“铁蚊子”奋力前进。几千呎以下，浩瀚的大海在沸腾，在震怒。“铁蚊子”左晃右摆，我们的心一直往下坠落，拳头握得紧紧，手心沁出汗水。心想：要是“铁蚊子”冲不过去，一个筋斗翻进海里，变成“落水蚊子”，恐怕连尸骸也打捞不到。

兰屿距离台东四十九海里，孤悬太平洋中，面积45.7方公里，环岛全长36.95公里。四十海里外的北方，是《绿岛小夜曲》的产地（旧称“火烧岛”），四十海里外的南方，则是菲律宾的巴丹岛。从台东机场到这里，“铁蚊子”飞行三十分钟，如果乘船，则要四个钟头。

（二）

雨簌簌飘落。寒风四面夹攻。

客栈的小型观光车，拥满游客，艰苦地爬行。路旁杂树丛生，路面崎岖不平，东一个窟窿，西一堆尖石，泥泞夹杂垃圾，滚滚而下。经过水芋田、牢房、“台府”兴建的简陋排屋，雅美族的原始窑房，一切都是那么的破落，那么的荒凉。馒头岩、坦克岩、玉女岩、红头岩、鸡母岩、双狮岩、军舰岩、东清弯、情人洞、龙头岩，所谓岛上的名胜，充其量只是怪石一堆，破洞一个，黑黝黝，阴沉沉，徒具其名而无其胜，一点美感也没有。

岛上杂草丛生；不要说兰花，就是普通的花卉一朵也找

不到。据说若干年前，岛上的一种独特的兰花，在一次世界性的花卉展览中夺得首奖，兰屿因此闻名世界。曾几何时，幽兰殒落，空谷犹存。全岛最高、海拔548公尺的红头山，兀自挺起峥嵘的头角，漠视南海。

半个多钟头游完岛上的所有“名胜”。每个人都想马上离开，回到台东。然而雨越下越大，风呼呼狂吼，飞机停飞，轮船停航，外界的联系全告中断，怎么走呀？

兰屿成为孤岛。我们身陷孤岛。

座落于椰油村的野游客栈，是我们的栖身之地。全岛两间旅客，比较起来，兰屿别馆建筑堂皇，设备完善，“野游”却是名副其实的“客栈”；U字型的单层板屋，左翼是餐厅，中间及右翼互相毗连，都是客房。房门相对，有如新加坡的单房组屋。房里只有一扇窗户，高不可攀；三十方呎左右的空间，又逼促又阴暗。

走出客栈大门，折向右边，是政府兴建的雅美族徙置区。水泥平房，简陋、狭窄，门口吊着干瘪的飞鱼干。房间垫以木板，雅美人席地而卧，也席地而进餐。屋内垃圾，屋外泥泞，雅美人赤脚行走其间，一点不在意。折向左边，则是“乡公所”。再往下走去，是占地颇广的“国立中学”——全岛最高学府。退潮时间，踏过兀突，尖利的石头，可以爬上怪石嶙嶙的馒头山。

闲极无聊，我在一位雅美青年的带领之下，爬上馒头山山麓。馒头山闻名全岛，不是由于它的风光旖旎，而是由于它是雅美人的葬身之地。雅美族风俗，一个人断气后，

由男性直系血亲或配偶负尸于头上，自家门口出发到公共墓地，然后掘一墓穴，解去尸包的绳索，葬于穴内，再盖以木板，复以泥土。从一个洞开的穴口，我看到一具骷髅，散落穴底，雅美青年脸露惧色，远远避开。

雨越下越大，打在馒头山上，打在兰屿的每一寸土地上，也沉甸甸的打在我们的心版上。

(三)

雅美族有如一棵奇花异果，吸引我们迢迢千里，到兰屿来。

年长的一辈，男的上身赤裸，下体著T型布带，女的上身穿衣，下体围着约一呎宽、两呎半长的“沙埃”。嘴里咀嚼槟榔，看见游客伸手索取香烟。只会讲日语和他们的雅美族方言。年轻的一辈，穿著和平常人无异，成长的少女则时髦得多。除了雅美族方言，他们也会讲中国国语。

全岛的雅美族人，据一九七五年统计，共496户，2418名，分居四处，即红头村、椰油村、郎岛村和东清村，其中红头村户数最多，东清村人口最多。“台府”对他们生活各方面的改善，以建屋较有成绩，其他则似乎还不够落实。因此，他们基本上还生活在半开化的阶段。

我们曾经参观一个原始的雅美族村落。在一个小山头上，起起伏伏拥满几十户人家，通道之间尽是猪粪、人粪、垃圾、泥泞。房屋依坑而筑，下铺以木板，上盖以茅草，高度三呎或稍多，据说可避风灾、雨灾、而且冬暖夏凉。他们

盘膝而坐，盘膝而睡。屋里光线不足，空气污浊，设备似乎一穷二白。村落里，鸡、狗、猪、脱光衣服的小孩子随处乱窜，没人理睬。

雅美人的粮食以水芋、地瓜（蕃薯）为主，配以鲜鱼、猪肉、海螺、藻类为菜肴（鱼类分为女人食用，男人食用和老人食用三种等级）。“台府”试图改变他们的主粮，教导他们种稻，但为他们拒绝，理由是：米谷要几千几万颗才煮成一碗，水芋或地瓜只需一颗即煮成一碗，而且耕种米谷费时费事，不象水芋、地瓜，芽苗一插即成。一个不太可笑的笑话说：有一次，“台府”分配土豆（落花生）的种籽给一个雅美人种植，他拿了种籽一面走，一面吃，回到家里已经全部种到了他的肚子里。

在学年龄的雅美孩子，可能由于开导工作做得不好、不够，对读书兴趣不大。他们认为：读书为的是别人，自己只要读上三、五年，就已经尽了责任。可幸的是，雅美族也有自己的大学生，不过也是到目前为止唯有的一位，而且已经远离故土，到台湾本岛打天下去了。

祖籍很可能是菲律宾的雅美族，日据时期，成为所谓“供学术研究其原始状态之用”的人种，严禁外人和他们接触，近几十年来又在半生半灭中浮沉。我们到过泰国北部的苗族村落，到过苏门答腊北部的马达族村落，苗族和马达族无论怎样落后，也总比他们好一点。呵，为世所遗弃的一群！

(四)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老天的哭丧脸越拉越长。“铁蚊子”不能来，轮船不能来。

兰屿是囚禁刑事犯的“开放式牢狱”（邻近的绿岛则囚禁政治犯，作家柏杨曾在那里渡过十一年时光），犯人剃光头，穿著囚衣，在路旁道左劳作。我们一群天外飞囚“押解”到这里，同样的插翼也无法飞出。

每天，每个人睡得昏昏沉沉，有如房外的天空不见天日。起身第一件事，就是到外边去，抬头看天：太阳还是无影无踪，风势似乎更加猛烈。吃过早餐，东走走，西逛逛，相对苦笑。午饭过后，不是蒙头大睡，就是找人聊天。晚上，听导游讲台湾掌故、玩纸牌；同时也拉长耳朵，听听外边是否虫儿在叫。往往听到的是蛙鼓高奏“水漫金山”，而不是虫吟“春暖花开”。

一切粮食，用品，都靠轮船由台湾本岛定期运来，轮船不能来，桌上的菜肴一天比一天少，一餐比一餐差。幸好大家心情沉重，胃口不开，没有提出任何的申诉。要是到了那一天，客栈剩余的甚么东西都吃光了，落得“入乡随俗”，和雅美人一道以水芋、地瓜、飞鱼干裹腹、相信大家也是同样的无动于衷。

只要传来甚么机器的声响，好些“囚友”都奔到外边走，抬头探望是不是“铁蚊子”破空驾到。我们的“前途”完全维系于它们，对它们的确关心非常。几次的失望后，在第四天正午，终于听到令人振奋的“营营”声，大家迫不及待，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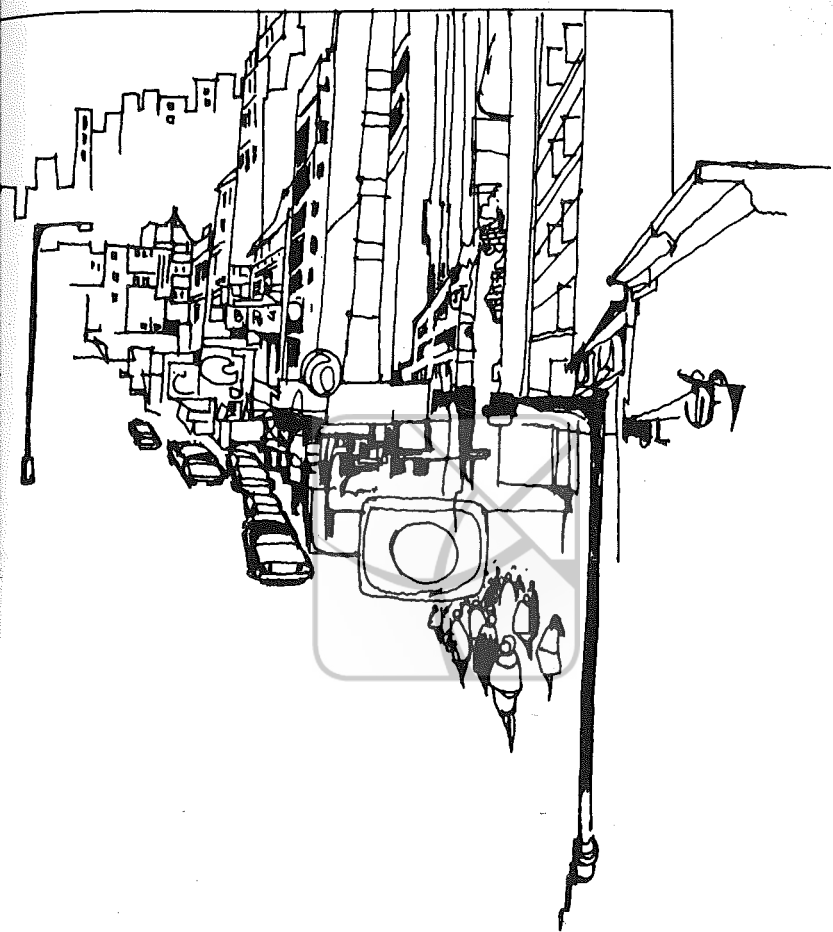
起行李离开客栈。

“锅盖，兰屿！锅盖，雅美族！”^①我们打从心坎，发出欢呼。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①：“锅盖”即雅美族方言“你好”之意。



秋游小记

三分收入

如果香港也有秋色，那是形形色色的秋装、冬装在寒风中展示风采。

从每件二、三万港元的貂皮大楼，到每件六、七港元的棉织小袄，处处可见。大百货公司、路旁的时装店、小巷里的衣料摊子，几乎拥满顾客，根据各自的需求和购买能力，选购衣物。

一些秋季产品，也即时装到应市。餐厅门前挂起蛇羹的招牌，蛇笼里群蛇爬窜。中国国货公司的大闸蟹待价而沽，次货每斤四、五十港元，中货七、八十港元，上货“炒”到整百港元。橙黄色的柿子，来自日本、韩国；灰绿相间、椭圆型的哈密瓜，第一次由新疆空运抵达，摆在杂货店门前，十分诱人。还有无核珍珠葡萄，听说也是第一次由新疆运到的，可惜早已为识货的香港人扫光，后来者只能怅然兴叹。

古代的魏、蜀、吴三分天下，现在的香港人三分收入：一分住宿，二分衣著，三分饮食。住宿是大问题，解决之后，便是讲究衣著和饮食。

香港的时装总是跟在潮流的最前头，只要有钱，你随时

可以买到日本、罗马、巴黎最新款的时装。美国的歌舞巨片《Grease》还在放映中，男主角的衣著已在新潮男女之间广泛流行。新、马的新潮男女沾沾自喜的衣著，可能就是半年前香港淘汰的陈年旧货。难怪香港的成衣业跃居百业，而屈居玩具业、电子业之后。

茶楼、餐馆、街边的大牌档，即使早、午、晚进餐的时间过后，也不容易找到枱位。星期天的茶楼，座位还不曾坐下，背后已站着等候的人群，催促你快点滚旦。花样繁多，而且层出不穷：中国天南地北的大餐小食、法国菜、越南菜、俄国菜、蒙古烤肉、印尼咖喱、新加坡沙爹……应有尽有，而且随着时令的转变，推陈出新，新、马人三百六十五天一盘海南鸡饭或咖喱饭，一碗潮州粿条或叉烧面，要求的水准，实在难以匹比。有人认为：“食在广州”现在应改为“食在香港”，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象铜锣湾的那条“食街”，试问还有几个国家里找得到？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香港人“二分衣著，三分饮食”表现透彻的季节。

精神污染

流浮山的一名年迈的老渔妇，当众表演生吃鲜蚝，以身试法，证明吃了几十年的地道鲜蚝，对健康一点无损。事缘“港府”宣布流浮山出产的鲜蚝受到污染，含有超出人体所容许的若干 PPM 的镉，有损于人类健康，以致造成流浮山鲜蚝少人问津，蚝业萧条，蚝民生计大受影响。

污染的鲜蚝对香港人是否确有危害，危害到怎样程度，恐怕还有争执的据点。对于香港人以及外来的游客，不容争执的污染，倒不是在于肉体方面，而是在于精神方面。

首先是形形色色的广告招牌、霓虹光管。香港（包括九龙）高楼栉比，街道狭窄，本已没有多余的空间，但为了击败对手的商家，又把大幅大幅的招牌和精心设计的霓虹光管，竞相伸出屋檐，吊在当眼的马路正中的上方。阳光照射不到的狭缝，在招牌的层层遮蔽之下，更是阴暗一片。入夜，百管齐放，远看一片灿烂，置身其地却是头眩目晕，有如上方老是压着一重甚么似的。和光管一墙之隔的居民，在睡梦中，神经也是“吱吱”作响吧？

其次是形形色色的色情书刊、色情影片。街头巷尾的书

档报摊，印刷精美的色情书刊，摆在最当眼的地方，向行人眨着诱惑的魅眼；十家电影院至少八家放映“儿童不宜”的咸片，观众踊跃，男女不拒、老中青兼容。外国进口的，“本港”制作的，相映成“辉”。大腿摆动，乳浪荡漾，甚至女性最隐蔽的方寸之地，也纤毫毕现。赤裸裸的社会，赤裸裸的暴露。香港的色情贩子捞得盆满钵满，心中可能还在嘀咕不够日本、丹麦、西德的彻底，读者和观众却降而成为感官动物。

香港人亲身感受到的精神污染，可能来得多，可能不逊于肉体的污染。他们木木然面对，有如一个心肌梗痹的人，不觉任何痛苦。明白了这一层，你在责怪香港人刻薄、寡义时，就会有所保留。

去过十多趟，我于香港始终感到不太习惯。每回离开它的土地，尽管如何疲惫，我的心胸也是豁然开畅。呵，阳光！呵，空气！

冲出重围

几家电影院正在放映一套战争片：冲出重围。电影院门口拥满行人和观众。从外边进去，还是从里边出来，的确需要一股冲劲。

据说，香港的人口目前已超过五百万大关。人群拥满大街小巷、百货公司、茶楼、餐厅、公共场所。尤其是在周日和假日，几乎甚么地方都要兴叹寸步难行。人行道本来应该通行无阻才是，但是象尖沙嘴、铜锣湾一带，人潮的轮带似乎发生了故障。有一天傍晚，到铜锣湾的一家中国国货公司去，抵达门口，却见堵住一道厚厚的人墙，结果只好掉头而去。要是没有一股冲劲，你怎么能够把人群抛落后面，走在前头呢？

往前冲的时候，撞倒、撞伤别人，不必介意；被别人撞倒、撞伤，也不必生气。你期望别人说一声“对不起”，得到的可能是一个白眼。男人撞女人，女人撞男人，都是一样公平。反正大家都是身不由主，在人潮里随波逐流。换成新加坡，男人无心撞到女人，尽管连声陪不是，也可能被看作存心揩油。

香港人的冲劲，不只表现在行走方面，在很多方面，也显然可见；只要目的有利于自己。仿制外来货，冲；炒楼花、炒股票，冲；选购新产品，冲；赌马、赌六合采，冲；搭电车、搭渡轮；冲，抢枱位；冲。因此，他们往往抢先一步，占尽有利的地位，而别人却还不曾起步呢。当然，在形势突然逆转的时候，他们往往也是抢先一步，冲进鳄鱼潭里。有人形容他们趋之附之的冲劲好似“一窝蜂”，实际情形可能更甚于蜂群。

“行得快，好世界；行得摩（慢的意思），冇鼻哥。”广东童谣，却是香港人崇奉的做人做事的原则。何以致之？不外客观形势逼使。

辅币的烦恼

值价一毫的镀钢辅币，稍微比新加坡的一分厚一点，重一点，似乎没有甚么出众的姿色，却一再引起不大不小的风波。

报贩紧急集会，以商对策；路旁的报摊，有的索性贴出“没有找赎”的告白。售卖零食的小贩，当成宝贝一般。银行门口，每天早上长龙布阵，为的只是：辅币短缺。

在香港，一毫辅币大有用场：搭电车，搭渡轮，非有不可；买报纸，买零食，最好也有。要是事先没有准备妥当，上了电车，你可能讨个没趣：轻则多付，重则挨骂。

对于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一毫辅币是不可或缺的东西。

那位在码头摆卖港式沙爹的老弟，一见到我，别的不说，只对辅币大吐苦水：

“我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到银行换辅币。并不是每家银行都可换到的，有的银行也在操纵辅币，留着私下交易多赚一点；可以换到的银行，也以十块钱为限，最多二十块钱。于是我只好到一家银行排队换十块、二十块，再到另一家换十块、二十块，再到第三、第四家换十块、二十块。

有时见到身旁有小孩子，则求他们排队代换，再给他们一点小费，作为报酬。几乎整个早上的时间，我都花在排队换辅币的无聊事情上面。”

他越说越愤慨：

“我本来有意关门几天，门外贴出告白：本店关门若干日，以抗议辅币短缺。然后再请几位记者来拍照、写新闻，登在报纸上，闹成一桩社会事件。但后来冷静一想，租铺位给我的人，也是背后操纵辅币的头头，我这么一闹，等于直接拆他的台，必然会来对付我，于是只好作罢。”

老弟为辅币所困（不是为“情”所困），在我已经不是“天方夜谈”，但一再听来，倒也象第一千零二夜的一谈。记得一年前，辅币“危机”，他也陷入同样的困境。所以，有一天，当他听到一个朋友替他找到一个好空头，可以换到大量辅币，大喜过望，赶紧通知朋友尽量的“吃”，结果“吃”得四千多块辅币，欢天喜地和朋友用手推车推回家里，储存备用。正自得意万分的时候，一个消息却击得他满天星斗：原来渡轮的纳银机换新，本来只“吃”一毫辅币，以后二毫的也照“吃”不拒，操纵者以为不再有利可图，大放出来。四千多块辅币的存放，占去他的小小住所好大一个地方，也冻结了他一部份的周转资金；可幸慢慢的还是用光了。

对老弟的困境，我只能深表同情；我裤袋里沉甸甸的辅币，全部掏出来，也对他无大补益。同情之余，忽发“天方夜想”：有一天我也来香港大“炒”辅币，一效炒楼花、炒

地皮、“炒”大闸蟹，自己盆满钵满的同时，也替老弟报报
无法关门抗议之仇！



也是流水作业

缝纫机“吱吱”开动。钢针底下，衣料迅速缝成。缝衣女郎一手按住未缝的一端，一手拉住缝好的一端。流水作业，何止“只争朝夕”？

不是“天方夜谈”，象这种方式的流水作业，在香港的写作人当中同样出现。

那位西弯河出生的朋友告诉我：

“普通人写稿，都是笔动纸不动，由上到下运行。但香港有一位名作家，写稿的时候却纸动笔不动。就是一面写，一面往下拉动稿纸，为的是要争取瞬息的时间。听说他打麻将的时候也是一手打牌，一手写稿。”

朋友说的那位港派作家，在香港的名气的确不小。香港的几家报纸副刊，每天都有他的专栏，不是长篇连载，就是杂文、随笔。新加坡的一家报纸副刊，也在连载他的一篇长篇小说，他每天要应付这么多而且性质不同的固定需求，除了分秒必争之外，别无办法。当然，他的稿酬收入，在港派作家当中，也是首屈一指的。

靠卖稿为生的香港写作人，在所不少。为了解决生活问

题，他们只有竭尽枯肠，拼命的写。自己熟悉的题材写完了，其他什么东西也照抄照写，半抄半写。报纸、杂志、出版商需要什么货色，一声令下，他们都可应付。目的无他，只求赶紧拼凑成篇，换取稿酬，解决生活。

香港的大小报纸、杂志，不下一两百种，其他出版物难以胜数，每天的文字的“吃量”，可以吨计。因此，需要写作人的生产有如流水作业，超越流水作业，又快又多。要是他们的作者的生产速度不是车衣式的，而是绣花式的，他们的报纸、杂志的版位，势必无法填满，出版相应大受影响，财路危殆。正由于写作人“能力”不同凡响，香港的出版业才能“蓬勃发展”。

“爬格子的动物”陷身香港，如果照“爬”不误，无法起“飞”，饿死街头不在话下。

秋天里的春天

秋天的夜晚，寒风刺骨。

我们的朋友匆匆踏进酒店房门，两手还插在裤袋里。但满脸春风，使到房里也是暖意绵绵。

他出生于西弯河，一个地道的，但不是典型的香港人。他出版于十多年前的中篇小说《太阳下山了》，就是描述早年西弯河发生的一连串故事，绝版多年，听说明年重印应市，到时读者又可重见现在高楼耸立的西弯河的当年景色。

他说很久没有用毛笔了，每天结算账目，用的只是一枚原子笔。但他还是喜孜孜的在桌前坐下来，摊开空白的扇面，抓起毛笔，专心一意的写下事先想好的诗句，分别送给三位新加坡友人，一位香港友人。

其一

莫道行人闲似鹤，水天如鱼正忙时。

江南春早盈盈绿，正是春风柳依依。

读《椰花集》里庭前的柳树后，录拙作一首以赠。

其二

是苦还甜嚼菜根，童年往事暗留痕。

牛车水热人情暖，隔海遥牵赤子心。
菜根亦《菜根小品》也，谨以此题赠。

其三

林臻杂笔蕉风下，岂畏愁云压眼前。
他日相逢椰雨后，举杯同看彩云天。

其四

窗外蓬山隔市声，陶然灯下也抒情。
鲋鱼涌畔高楼上，不采流霞可摘星。

每写完一篇，他即兴冲冲的交给我们，再由我们在椅背上摊开风干。似乎由于意料之外的满意，他显得格外的兴奋，连说想不到会写出这样的毛笔字，还要带一幅多余的回去给太太欣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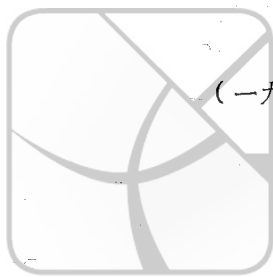
任务完成后，我们一面喝啤酒、剥花生，一面天南地北无所不谈。谈到中国老作家相继复出，以及文艺创作的问题，话题更多。从事文艺创作二十多年，出过好多本诗集、小说、散文的他，对创作的诸般问题，确有独特、深致的看法。谈到一家书局准备替他出版一本选集，我们催促他赶紧进行编选，交给书局植字、付印，他说还要从床底下的纸箱里找出剪存的稿件，加以汰选，需要费去一些时间。

每次到香港，不管事情多么繁杂，时间多么短促，我总要和他以及其他一、两位朋友相聚一处，放怀畅谈。他呢，只要接到我的电话，就说：你等等我，我多少时间到你那里。多少时间过后，他的热情的笑容果然出现在房门外。接下来，便开始我们的畅谈。有一次，一直谈到午夜过后，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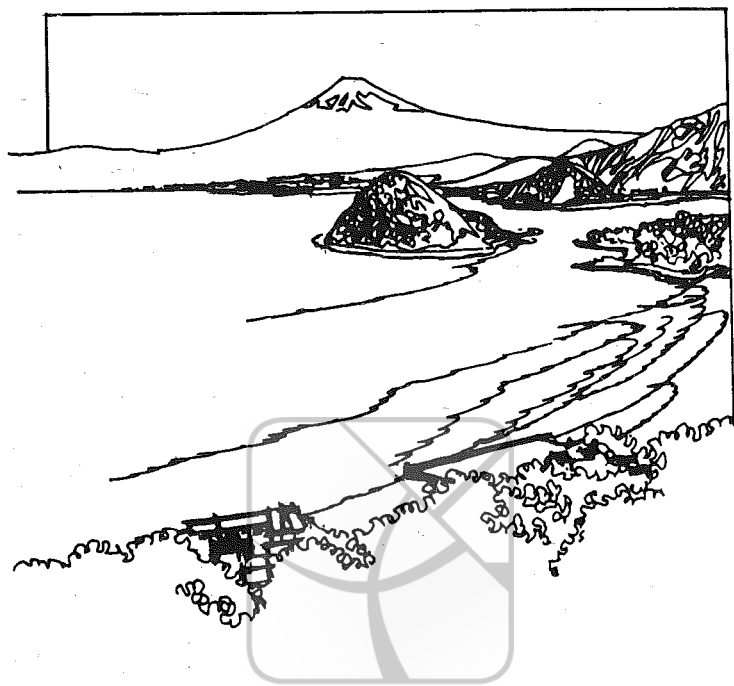
才余兴未尽的离开，赶去搭最后的一班渡轮回家。和他一样，我也总是希望能够下榻在离开他的住所跑马地不远的那家酒店，可是酒店“爆棚”，往往不能如愿。

香港人情薄如纸，淡如水，闻名于世。所以如此，当然是种种客观因素所形成：地小人多，竞争剧烈，生活紧张，都能使人的感情趋于麻木。处身香港，能够和一、两位不太“现实”的热情朋友同在一块，就不会感到那么乏味了。

香港人似乎三百六十五天尽是秋意凛凛，然而其间也不乏春暖煦煦。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



日本印象

(一)

新加坡人可能不容易想象得到：比全国两百二十多万人口还要多出四十巴仙的人民，有如水点汇成条条溪流，每天清晨从各个方面涌进湖心，傍晚时分又从湖心泻往各个方向。除了星期六、星期天和公共假期之外，几乎天天如此。

三百多个师的流动队伍，使到东京市区人口的增加几近四分之一。新加坡或者其他国家的城市，人口统计通常只有一个数字：两百二十万就是两百二十万，五百万就是五百万，多少差异不大；东京的人口统计数字却有两个：白天是一千五百万，夜晚是一千两百万。要是有人向你问起东京的总人口，你最好先请他说明，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

人口大量集中大城市，多数国家如此，日本也不例外。据说，东京和附近几十公里的人口，加上大阪和附近几十公里的人口，就已占去日本全人口的三十五巴仙。大伙儿聚集在一起，大地震一来，难免造成巨大的伤亡。一九二三年的关东大地震，到现在仍留给日本人——特别是包括东京在内的

关东人——惨痛的印象，他们的甚么“家”推测类似的大地震每个甲子一轮，现在虽然六十年已满，他们仍旧不时担忧大灾难随时到来。

尽管每天流动的人那么多，表面看来，东京的街头并不显得太过拥挤。香港和九龙的人口比东京少了近乎两倍，可是不论甚么时候，甚么地方，走在大街小巷，总是前头人墙挡着，后头人潮涌着。其中的一个原因，自然是港九的面积比东京小得多。东京的街道宽广，人行道宽广，远远不是香港的铜锣湾或者九龙的弥顿道所能匹比的。而且地面的道路之外，还有密布的地下道路：地上行人，地下也行人；地上行车，地下也行车——电车。

东京的拥挤，你只有踏进“地铁”的入口才会看到。特别是在所谓 *Peak Hours*，地下更有一种“走警报”的气象：从石级走下来赶着搭车的人，从车上走下来奔向出口处的人，穿梭流窜，间只容人。在两扇大门自动关上的十秒钟之前挤上“地铁”车厢，顿时生出“砂丁鱼”之感。和真正的“砂丁鱼”的差别，只在于你还可觉得后头的那条的肚皮在滚动，前头的那条化妆得太浓。记得曾在杂志上看到一组漫画，一个“地铁”聘来的专人，在月台上力推乘客上车，对相扑斗士的肚皮和摩登女郎的丰臀同样照推不误。只有身历其境，也才相信漫画家的夸大其“画”，实有一定的根据。

流动队伍走向夜的疆野以后，东京的街头显得空旷得多了。游人三三两两，一派悠闲。比较热闹的地区，如银座、新宿、赤坂，也在九点过后，逐渐寂静下来。不象香港和九

龙，直到深夜还是人潮汹涌，热浪冲天。东京不是没有奢华的夜生活，问津者可能只是一小撮收入优渥的人，月入不上十五万元（按：日元对新币的对换率是一百日元对一新元）的升斗小民，应付得来住宿、衣著、交通、三餐，恐怕再也没有余裕可供挥霍了。

（二）

日本生活程度高，物价贵，闻名东南亚。在我动身之前，好些去过和不曾去过的朋友就已再三提醒我。他们的好意不外是：你要准备带多一点钱去呀，要不然到了那里不够用，又举目无亲，落得饿肚皮，流落街头。

忠言在耳，在大阪两天，东京五天，我尽量控制自己；加以两地的厂家名为招待，实为占有，食有餐馆，行有特示，最后的两天还给热情的友人请到家里作客，我才不致于需要急电新加坡汇款。不过整个星期仍不时感到生活的压力，有如置身“地铁”车厢里。

首先是住。赤坂见附一家只能算得上二流的旅馆，长约五公尺，阔约二公尺的狭长客房，每天收费一万元。如果在香港，每天港币一百五十元的客房，面积几乎大上一倍，条件也好得多了。

其次是行。一上特示，打底两百元，一路行驶或停留，乘客的心脏也随着收费表剧烈跳动。“地铁”好得多，但也要八十元打底。换成香港，八十元可乘电车或渡轮五趟，在新加坡则可乘巴士从大坡到漳宜一趟有余。

再次是饮食。一小杯咖啡三百元，一罐汽水一百二十元，一粒普通的葡萄干面包三百五十元。有一次在车站等电车，见到小贩摆卖大众化的“便当”，最便宜的每合三百元，再贵的五百元乃至一千元。呵，一千元！在新加坡我们可以吃到一个中型的咖哩鱼头了。

钞票没有价值，或许只有到过日本才能深切体会得到。我离开东京的那一天（五月十四日），从《朝日新闻》读到一则新闻：日本的消费品的价格又涨了二十二巴仙。看来，本来已经够辛苦的日本升斗小民，今后更加辛苦了。

除了生活程度和物价之外，日本令人惊叹的事物，也在所不少。对于一个初到的旅人，日本战败以来近三十五年来经济建设的突飞猛进，可能比不上许多亲眼可见的事物印象来得深刻。“新干线”于一九六三年建成，日本人深为自豪。的确，坐上“新干线”的“子弹车”，不但舒适，稳定，而且行驶起来，神速无比。从大阪到东京，路程五百十五公里，只需三个小时。一位大阪厂家的职员告诉我，有时他出差到东京，早上六时乘“子弹车”出发，到东京正赶上九时开始办公，办完公事乘“子弹车”回到大阪，夜晚九时刚过。听友人说，日本人目前更进一步研究另一种以磁力吸进的交通工具，速度比“子弹车”还要快得多。研究一旦化为事实，恐怕又要令世人瞠目结舌了。

“地铁”同样的发达，特别是东京，公私经营的“地铁”共有十一条之多，分别以十一种颜色或线条标明。翻开路线图，“地铁”密布有如蜘蛛网。出口处和进口处遍设于各条

要道道左。乘搭手续简便，即按照规定把钱投进售票机，取出票来交给剪票员就可入闸。只要留意各站悬挂的指示牌，肯定不致于迷失方向，转搭不同路线的车子，也不费周章。

可和“地铁”媲美的，恐怕要数地下城市了。在车辆繁忙行驶的路面之下，你可能料想不到另有一个宽阔的天地。那里，也有条条的道路，排排的店铺，簇簇的花草，淙淙的流水，不见的是车辆的踪影，震耳的喧嚣。离开大阪的那个早上，我从旅店接待处拾级而下，推开一扇玻璃门，眼前是一条三公尺宽广的道路，两旁是纪念品商店、餐厅、书店、理发店……。听说如果往前走去，还可走到“地铁”车站。可惜当时时间匆促，又怕迷失方向，不敢往前走去。

在普通的事物里，只要你留心观察，也可发觉日本人的不同凡响。

一包糖果，在新、马乃至香港，厂家生产出来，加以包装，即推上市场发售。至多，包装的标头纸印得精美一点。日本厂家的做法不同，他们可以把糖果逐粒用采带结成花朵，再束为一串；也可以把糖果装进预制的小洋娃娃的肚皮里，用线一个个吊起来。小孩子面对着如此多姿多采的情景，怎么不心动呀？

糕饼也不象新、马乃至香港的糕饼。原料和风味可能相差不多，但是日本人却可逐个雕塑成花朵或“公仔”，而且个个生动，再装进印刷得格外精美的纸盒里。

伞不只供雨天用，也有专供遮阳光用的。男用伞比较简单，女用伞则花样缤纷，结构迥异。日本的伞类在大百货公

司设有专门的部门，推销女郎好几位，在闹市里也可以找到专售伞类的商店，店里琳琅满目，从古典式的到新潮式的，无不兼收齐备。

实用品不再限于实用，不再限于原料的加工，还提供一种美感，一种生活的情趣。至于品种浩繁的装饰品，如小摆设，衣着的配件等等，精致的程度，更难胜说了。

大体可说，日本人是一个敢于吸取，敢于创新，意志坚定，心思精密的民族。战败不到三十年，他们能够从废墟瓦砾中站起，能够从“日本货——化学货”的讥嘲中脱身，挤进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美国的大力扶持固然是绝大的因素，他们优秀的民族性也是起着相应的作用。反观另一些国家，外援促成依赖，始终无法化为本身的力量，奋发图强，确实不可同日而语。

(三)

繁荣，先进的外壳之中，日本其实也存在不少的弱点和弊端。他们也充分了解本身的弱点和弊端，只是有的暂时无法克服，有的则远远超出本身所能克服的能力外。

大地震是日本人一个无法消除的梦魇。象一九二三年那一回的大地震，甚么时候到来，他们似乎无从揣摩；如果一旦降临，他们似乎也毫无佳策。灾难降临之前，他们只能做到：在诸如公园的空旷地区，大字列明为避难之所。从一九二三年到现在，半个世纪以上，日本又有了长足的进步：东京、川崎、大阪几个大城市，建筑宏伟，工厂密布，地下建设发

达，人口高度集中，很难想象，一次七级以上的地震到来，人命、财产怎么保得了？处于地震圈内的日本列岛，一个完善，全面的城市和人口的重新安排，似乎刻不容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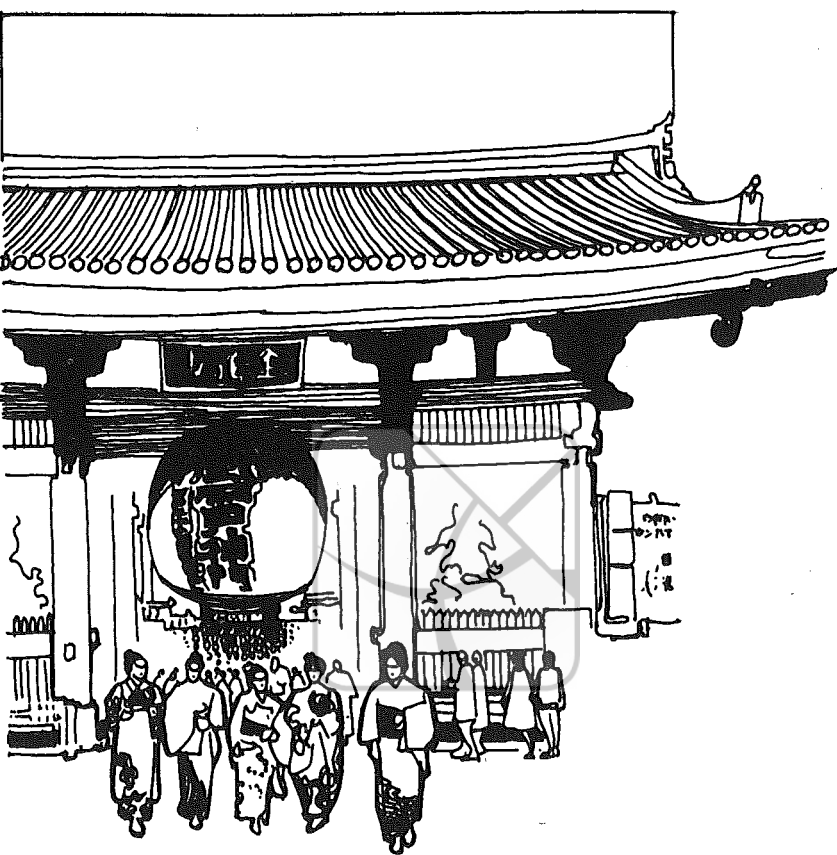
先天的弱点，还有资源的匮乏。日本能有今天的成就，外国输入的原料，起着决定的作用。澳洲的铁砂，是她的钢铁工业的筋骨；中东的石油，是她的所有工业的血液；印尼的木材和矿产，是她的建筑业，造纸业和其他工业的细胞。日本人为了寻找资源，甚至深入各个落后国家的穷乡僻壤；那一份精神，远远超出十九世纪美国人的寻金热。赖以生存的原料输出国的动向，对日本来说，是息息相关的；她的对外政策，也因时而制宜。在霸道猖獗的当前，日本人最耽心的不外是：从地中海到马六甲海峡，以及印度洋的航线被切断；因为只要切断任何的一条，就危及原料的供应，他们工业的进展势必相应地缓慢下来，甚至完全停顿。在东京住了三年的友人对我说：日本的经济基础实际非常薄弱，的确是中肯之言。

存在于社会的弊端，较明显的是通货膨胀。物价的急剧上涨，不是两、三巴仙或循序渐进，而是整十巴仙。这使到升斗小民的加薪率，永远追不上物价。失去控制的通货膨胀，造成日本孤男寡女多的是。不是他们不想结婚，也不是他们找不到对象，而是他们的收入无法维持一个小家庭的开销。每年发生一到两次的“春斗”和“秋斗”，全世界似乎日本才有；“斗”的天数虽然只有三几天，但影响巨大。“斗”些甚么呢？听说通常只是为了那么三几块钱，或者三

几巴仙的加薪而已。

(一九七九年六月三日)





关东游拾

走进投影里

香港的友人最不能忘怀的是银座。他一再叮嘱，到了东京，无论如何必须到那里走一趟。

银座的确是一个名不虚传的繁荣地区，各大现代化的旅店、办公大楼、百货公司、金融机构，争相矗立；楼高三、四十层，投影泻满街道。走在街道上，抬头不见天日。行人带着悠闲的步伐，看过一间店又一间。情调有点象新加坡的乌节路；但繁荣的程度，则不是乌节路所能相比。

银座相当集中而具体的反映出日本工、商业的先进，和生活程度的高涨。在大百货公司（如松板屋、急坂）里，许多新奇的产品，特别是服装、装饰品和日常用品，有条不紊的陈列架上；这些产品可能要等到半年，一年后，甚至永远也不会摆在新加坡的百货公司里。当然，标价也是令人咋舌的：一件普通的连衣裙子，起码一万多元，两三万元一件的，触目可见；一把雨伞一万多元，也多得是。在选购东西的时候，眼睛必须擦亮一点，否则少看了一个零头，落得处境尴尬。

在银座的一些商店里，你还可体会到日本人对于情趣的

讲究。他们重视物质生活，却也不满足于单纯的物质生活。他们的茶道、书道、插花等等，都不是等闲的玩意儿。我曾走进一家拥有两间店面，专门发售文房用品的商店，只见里面的陈列品，琳琅满目，品种既多，制造也精美。本来在我的印象里，毛笔、砚台、墨条、宣纸不过是那么一个样子，写起字来也不过是那么一个样子，进到店裡，我才发觉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他们的四宝，每种都可能有几十种不同的品质、设计和规格，不是适应各种不同的喜爱的人的需求，就是适应各种不同的用途。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结构奇特，不知名堂的书写配件和小摆设，恐怕是仿自奈良正仓院的唐朝旧物，在现在的中国本土也难得见到了。

香港友人最欣赏的，是银座的咖啡座。他认为在那里叹咖啡，另有一番情调。银座的咖啡座的确不少：有的规模不大，布置却独具匠心；有的以玻璃作墙，从里面可以望见行人来来往往。坐在卡位上，叫来一杯浓冽的咖啡，一面和友人高谈阔论，一面望着形形色色的行人，侍应生并不因为你久坐不走而脸露愠色，反而不时给你添水，听你呼唤。象这样的咖啡座，不要说在势利的香港，就是在新、马一带也不容易找到。难怪香港友人到了东京，独对银座的咖啡座情有所钟，其他地方则兴趣不大。

银座尽管显得那么繁荣，那么先进，仍旧无法掩盖得了残渣的浮起。入夜以后，酒吧的灯光处处闪亮；墙脚站着皮条客，一见外客就问道：Hunting Girls ？街头巷尾相命佬摆起摊子，点起昏黄的煤油灯，用原始的方法替人占卜。

新宿御苑

大灾难降临以前，这里一片幽静。尤其是假日以外的早晨，大家上班去了，园里只有少数游人；几声儿童的欢笑过后，静谧随即汹涌过来，把早先的“缺口”弥补得更加严密。

我们沿着碎石铺成的小径，缓缓的走向温煦的阳光里。脚下的碎石，瑟瑟作响。眼前是一幅又一幅的小品：簇簇精心修剪的灌木、黯灰色的日本石龕，宽敞的草坪，回曲的小石桥，平静的湖水，在丛林的拱托之下，显得格外的雅致。不曾见过中国苏州庭园的人，面对这样的景色，可能也会觉得赏心悦目。

可惜已是春末时节，樱花和桃花都已凋落。否则满园姹紫嫣红，配上浓密的翠绿，另有一番风采。现在树梢只剩下不太丰盛的绿叶，光泽也黯然。树叶之间吊着颗颗的桃实，半隐半现，给静谧的庭园留下些少的点缀，不致陷于单调。

石桥底下，一潭大湖。湖水静止不动，岸边的树影倒映水面，一片深绿。两只鸭子在诺大的水面徜徉，安祥而悠闲。

友人说，东京的好些公园也象这一座一样，在地震到来

的时候，辟为避难之所，东京高楼耸立，地下建设密布，人口高度集中，地震一旦发生，到处都可成为陷阱。除公园之外，似乎再也没有更好的逃生的地方了。但是几十万，甚至整百万人同时涌进一个地方，情形的严重，的确也难以想象。



从浅草来

最好是向晚时分。柔和的夕阳洒在两排店屋的灯笼上，洒在三公尺来宽的水泥人行道上，洒在观音寺前的广场上，洒在高达一层楼的灰白圆灯笼上。清风袭来，店屋门前挂着的形形色色的风铃，叮叮当当，发出不同音调的清脆的声响。

观音寺的建筑现出黯淡的色彩，显示历史已经不短。正中一个大圆灯笼，上达屋顶，下离地板不到半公尺，几乎把大门给挡住了。听说这里的观音特别灵验，善男信女前来膜拜的十分踊跃。只不知象一九二三年的大地震如果又再降临，它是否仍能普渡众生，脱离厄境？

紧紧扣住我的心弦的，还是观音寺正对的那条长店街。长店街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从街头到街尾——也就是观音寺前广场的边沿，用香港人普通的速度行走，大约不上十分钟就完成全程。但是如果在广场的右侧，斜斜的望过去，一排低矮而整齐的店屋，向前伸展，每间店屋屋顶悬挂的同样大小，同样红底黑字的灯笼，发出同样柔和的灯光，又觉得它分外绵长。诗意的长，只能心领；暮色下的长店街的长，

也只能心领。

东京的许多胜景，较有日本民族风格的，长店街应可算是少数中的一个吧。至少它所受到的西方文明的“污染”，不象浅草其他地区，不象东京的许多地区那么显著。五光十色的霓虹灯，震耳欲聋的喧嚣声，扰人心旌的色情书刊，一概见不到，听不到；眼界和耳腔都干净得多。

两旁的店屋里摆卖的东西，从吃的到穿的，从用的到装饰的，品种繁多，款式精巧。每间店屋各有特点：经营工艺品就是工艺品，经营糕饼就是糕饼，经营伞类就是伞类，一点也不含混；不象新、马的许多商店，为求哗众取宠，独沽多味，将各种各样毫无相关的东西，堆满小小的一个空间。而且尽管卖的只是一类的货品，也不沦于单调：一种风铃，二、三十种款式；一种豆沙饼，几种花样；你大可根据本身的喜爱，任意挑选。

在西风东渐的趋势之下，日本人似乎仍在尽力保存自己的民族风格。他们接受用塑料制造拖鞋，接受用机器制造糕饼，不过拖鞋和糕饼都带有浓厚的日本味道。不但民族风格，他们还试图保存地方色彩：同样的一种风铃，长店街的是长店街的景物或标志，镰仓的是镰仓的景物或标志。买回家里，每一个可能勾起你一段回忆。

长店街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大众化的地方。那里的货价一般上会比东京其他地区来得便宜。我买了一对镜子，两千五百元，赤坂见附商店的标价则是三千元；一把女装摺伞，一千两百元，比在银座的百货公司买到的便宜三百元，一对中

型不倒翁，一千五百元，后来在镰仓的商店看到的标价则是三千元。

长店街虽然景色不错，物价便宜，友人和我还是多少心存缺憾。站在广场的右侧，望着连成一线的灯笼和三三两两的游人，我们心神驰骋：要是灯笼里不是稳定的电灯，而是摇曳的烛火，街上的游人男的身穿武士装，头戴笠帽，女的身穿和服，脚着木屐，观音寺里发出当当的钟声，夹着笃笃的木鱼声，应是更加调和的一种情调呀！



樱花树下

第一次读到鲁迅的《藤野先生》，上野就闪进了我的脑海：一群清国留学生，穿身长袍大褂，辫子盘结头顶成富士山状，在樱花盛开的树下结队而行。那种情景，的确教人难以忘怀。

现在的上野公园，早春时分，樱花盛开如旧，但情调自然已和二十世纪初期大不相同。即使仍有中国留学生，外表和作风也和常人没有甚么差别。

可惜我到的时候，樱花时节已经过去一个多月，见不到一朵半朵。樱树整齐的伫立道旁，枝叶随风摇曳。东京的友人说，每当樱花盛开的时候，树下满是游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聚集一处；站着，坐着，躺着，多姿多采；喝酒，作乐，赏花，各随所愿。整个公园寸步难行，热闹非凡。

樱花虽然不再可见，周末例假，游人还是三三两两，络绎不绝。特别多的是小孩子；只见他们抓紧熊猫型的氢气球，咬着冰淇淋，兴高采烈的奔来奔去。另外还有一些职业画家和摄影家，拦在公园的进口处，替游人当场写生或拍照。

除了樱花之外，上野公园可看的東西在所不少。公园里拥有博物馆，日本美术馆，西洋美术馆，现代美术馆；如果每间都进去大略的浏览一遍，恐怕就得花上半天的时间。音乐演奏或表演，也不时在公园里举行。公园的左邻，则是动物园，中国赠送的一对熊猫养在园里，每年不知吸引了多少游人，制造了多少国际花边新闻。唯一大煞风景的东西，就是公园一角竖立的那尊牵着一條恶狗，凶神恶煞一般的巨大铜像：其人似乎叫作西原乡，听说是当年带兵占领中国台湾省的罪魁。

公园里小径纵横，容易使人迷失方向。我们本来想到日本美术馆看看，但是在园里兜来兜去，仍旧兜回原先的地方。等到依图找到美术馆，时间已经不早，只好打消念头，转到餐厅喝咖啡。

在公园里的餐厅喝咖啡，也是一件赏心乐事。偌大的厅堂，客人不少，却并不吵杂。对着的玻璃窗外，是棵棵樱花树；不远的小径，游人一群又一群。要是春暖花开的时节，一派绮丽的景色，应可尽收眼底。

从餐厅出来，夕阳的余晖格外眩目。走向出口，只见一只三、四公尺高的洁白绵羊，竖在正中，似乎在向游人宣告：今年属羊，万事吉祥。

不知名的街

从上野公园出来，友人说，附近有一条街，小贩麇集，有如新加坡的牛车水。

牛车水已经是新加坡消失中的昨日。在城市进步，超级市场遍布的东京，居然还存在这么一个市集，确实是令人感到新奇的事。只不知日本的“牛车水”和新加坡的牛车水究竟有甚么不同？

反正路途不远，越过一条大街，就到了那里。

不十分宽广的街，两旁是低矮的店屋。小贩的档口摆到街边来。贩卖的主要是各种生熟食品，牛肉、海鲜、花菇、海菜尤属多见。花菇从普通的到碗口一般大的，等级分明。令人悚目惊心的，还是硕大的八爪鱼，条条的爪有如小孩子的臂膀，新加坡人可能做梦也梦不到如何进口，日本人却嗜好异常。听友人说，他们把爪切成两、三分厚，佐以酱料，生嚼活吞。

日本人似乎特别注重鲜味，档口所摆的鱼呀、肉呀，血迹犹新。一种不知什么肉，整块鲜红，色彩的确鲜艳，肉质不知是否同样的新鲜？和日本人共餐，眼见他们把两、三分

厚的生鱼片塞进嘴里，吃得津津有味，我的肠胃则不断翻转；一块烤牛肉，三分带血，的确需要相当的勇气才能吞下肚里。

下午四、五点钟，正是市集鼎盛的时候。顾客摩肩接踵，不时停下脚步，和小贩讲斤论两。小贩们拉开喉咙，涨红面孔，抡起手中的鱼呀、虾呀甚么的，拼命招呼路过的顾客，似乎生怕顾客给别人抢去。他们那一幅紧张的模样，那一把嘶哑的叫喊，精采绝伦，新加坡牛车水小贩在农历新年前一、两个星期的表现，也难和他们比拟。新加坡人在各个生活领域所面对的竞争，毕竟和缓得多。

日本人对货物包装的讲究，也是争取顾客的一种手段。即使是街边摆卖的最普通的日常用品，包装仍旧一点不马虎。同样的水准，在新加坡可能要到超级市场才能见到。新加坡一般厂家到零售商，大家只求过关，而一般消费者也只重品质而不重外表。因此，在杂货店里和巴刹里，旧报纸还可大派用场。精心讲究包装，可能造成浪费，不过反过来说，包装马虎，也可能使顾客的心理打了一个折扣，怀疑货物的品质是否同样的马虎。货物的包装确实有如衣裳，预先给人一个初步的印象；注重货质，又适当的注重包装，必可占于有利的地位。

要是你到东京游玩，而时间又比较充裕，不妨到那里的“牛车水”去逛逛，或许可以促起你更多的感想。

午后古都

经过几趟辗转乘搭地铁电车，后来还和一大群少年学生挤上只有四、五格的古老电车，我们终于从东京的六本木来到六十公里外的镰仓。

镰仓是日本的古都之一。一一八四年源赖朝在这里建都，掀开日本幕府制度的一页。其他的都城目前已经面目一新，镰仓还是停留在古老的阶段。街道狭窄，低矮的店铺和民房栉次鳞比，色调灰黯，和古穆的寺观，宏伟的佛像，蜿蜒的老树互相配搭，浑然天成。

可能是文化古都的缘故，吸引了不少的游人。巴士陆续开到，吐出一批，又带走一批。身穿校服的青少年，一队又一队，人潮涌向街头，涌向贩卖纪念品的店铺，涌向寺观里。一种节日的气氛，四处荡漾。

镰仓的大佛，名闻日本。佛以青铜铸成，高二、三十公尺，基座阔大，四、五十名大汉把臂恐怕也无法环抱。佛容庄严而慈祥，呈入定境界，两手指尖互对。佛背有一入口，内设梯级，可登上佛首；一群儿童正在佛首的窗户，向下发出愉快的欢呼。

大佛左邻，一座不算太高的山岗。沿着山坡走到半途，只见地上摆着好大一片的佛像；再往上走去，右边也整齐的安放一排佛像，有的还贴有名片，应是善男信女所奉献。山岗上站立一座宏伟的寺观，巨大的金身佛像摆在正中，香火鼎盛，香客云涌。寺观的一角，设有售卖部，售卖铁铸的佛像、佛牌、佛经等等；其中一部《般若波罗密心经》，只有拇指一般大小，锦皮黑字，小巧精致。

走出寺观，站在栏杆望下望去，整个镰仓市尽收眼底。密集的房屋，景色并不妩媚，但对终年奔波在高楼大厦之间，侷促于斗室之内的人，身心也不免为之一快。

午后的天气温和。我们踏在碎石铺成的路上，信步而行。在一家店铺的尘埃满布的橱窗里，单独摆着一套褪色的军装，一把生锈的军刀，一本《随军手册》，几枚肩章。想不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残存不灭，仍在伺机向世人和后人显示它的“赫赫战功”。

揭开布幔，我们走进一家不到九方公尺的小茶室。在木板钉成的长条桌椅前坐下，叫来一杯柠檬水。抬头环顾四壁的点缀：狞狰的面具、长刀、秤称、斗笠、收音机、挂钟……即使不是幕府时代的遗物，也是古老得很。挂钟的钟锤不再摆动。镰仓的“钟锤”是否也早已停止摆动？

中华街即景

华人世世代代聚居在一起，声息相关，形成一种特色。好些西方国家的大城市，都有“唐人街”的存在；它们独具一格的色彩，当地居民和外来游客，都深受吸引。

听说日本也有类似的地方，一个在京都，一个在横滨。京都太远，横滨则是从镰仓回去东京的必经之地。于是，我们顺道在横滨留下来。

横滨的“唐人街”另有名目，一面上书“中华街”的大牌，高高的悬挂在街头和街尾。不算太长的街道，两旁是各式各样的店铺和餐馆。店铺发售的东西，从罐头、熟食、服装到镬、铲、碗、碟之类的日常用品，无所不有。这些东西在新、马随处可见，在日本却极为珍贵；而要想买到比较便宜或者比较新鲜的，似乎只有到这里来。这里的東西，除了熟食是就地取材之外，其他绝大部分来自中国，小部份来自台湾和香港。听说过去的店铺壁垒分明，卖“大陆”货的不卖台湾货，卖台湾货的不卖“大陆”货，现在却壁垒已破，两者兼卖了。

旅居海外的华人，尽管几代已经归化为当地的公民，对

“唐山”食品还是念念不忘；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很多外国人士，对“唐山”食品也同样的喜爱。悬挂“中华料理”招牌的餐馆，在日本的大城市不时可见。在中华街，更见专营叉烧、烧肉、饱饺、烧卖的熟食店前，顾客踊跃，人手一袋，店里的售货员忙得团团转。

我们走进一家颇具规模的餐馆，叫来一盘炒面，一碗红烧牛腩。味道都很不错；只是觉得牛腩似乎是罐头货，询问侍应生，却表示无可奉告。连续几天日本餐，咀巴快要淡出鸟来，尝过炒面和牛腩之后，味觉才苏醒过来。

转到一家中国国货公司，买了两册日文书籍：增田涉的《鲁迅的印象》和苏联女作家 O.L. Pozdneeva 的《鲁迅传》。趁着夕阳西下，天气正好，我们朝向游人群集的横滨海畔走去。

（一九七九年六月）

后记

中国古代传说的列御寇，御风而行，十五天后才回到老家来；遨游之际，浑然物忘，竟不知是他乘风而行，还是风乘他而行。现在的游客，御风而行已属平常的事，但象他那样的汪洋恣意、遨游忘情的境界，恐怕既不可遇也不可求了。

然而，旅游的乐趣还是存在的。到陌生的国家去，看看那里的风光名胜、民情风俗、典章文物，尝尝那里的特产食物，会会那里的新交旧雨，尽管行程匆促，而且见闻片面、表面，心胸的舒畅和欢喜，事后仍教人回味。要是和一些志趣相投的朋友结伴而行，还可以从他们身上感受到更多的乐趣。旅途难保一航风顺，一路平安；但是挫折和惊险也往往使到整个行程更加丰富、多姿，使到往后的记忆更加坚实、清晰。

亚细安五国地广人众，景色绮丽，胜迹处处，物产丰富，各有不同的历史背景，民族文化和社会结构，加以五国连成一环，即是兄弟，又是近邻，我认为至少都应遍游一匝，才不致虚称亚细安人。但到目前为止，我的足迹只及马来西亚

西部，泰国的三几个地方，印尼的苏门答腊、峇里岛和爪哇的三几个地方；菲律宾和其他三国的好些地方都还不曾到过，不免感到缺憾。我的脑际不时浮出几个重点：“风下之邦”沙撈越的长屋，沙巴的中国寡妇山，柬泰交界的金三角，印尼苏门答腊的尼亚斯岛和巨港、爪哇的玛琅和泗水，菲律宾的碧瑶和南部岛屿；只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才能逐个完成心愿？

倒是几个本来不在计划中的国家和地方——日本、南韩、台湾、香港，反而由于业务的关系“捷足先登”。在业务羁身的情况下，自然说不上玩得尽情畅快；如果能够达到略有所得的地步，已属称意。

《亚细安五国游》的目标暂时无法实现，只好将其他几篇没有多大关连的东西凑集成册，以作人生旅途的一章。要是原先的心愿今后能够陆续实现，而且自己还有写作的能力和兴致，唯有另辟一章了。

本书收集的几篇游记，最早的一篇作于一九五六年，时当就读高中；最迟的一篇作于一九七九年年中。其间相距二十三年。二十三年的显著变化，不论在于思想、感情，还是文字修养、写作技巧，读友可从各篇清楚的看出来。不变的可能只是纪游比纪胜为重，贯澈各篇。

我虽然一向爱读游记，但对几种游记却兴味索然：一种是有闻必录、毫无重点的“流水帐”；一种是纯粹对景生情的“抒情诗”；一种是涂脂抹粉的“骈体文”；一种是与人无关的“私人卷宗”。象中国杨朔、碧野等人所写的那些情

景并茂、独具识见的作品，我深以为感。近几年来也试图把抒情、绘意的散文和纪人、纪事的特写融合而成游记，备尝不能得心应手之苦。由此了解，“独造”不是等闲之事：大师毕竟是大师，庸手终归是庸手。

本书蒙春鑫协助设计封面和插图，石君作序，谨此致谢。

林臻 一九八〇年三月一日





风下游拾

林臻著

出版：万里书局

地址：G-40, Golden Mile Tower,
Beach Road, Singapore-7

承印：东艺印务公司

日期：5-1980

S\$3.00